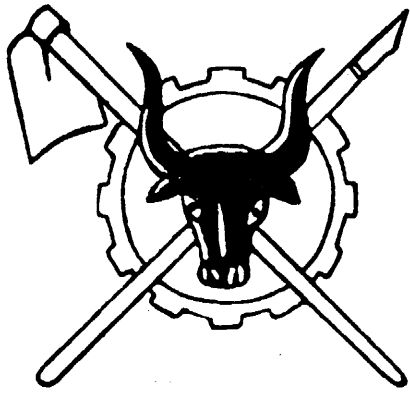


NYALA

Permit No. KDN 0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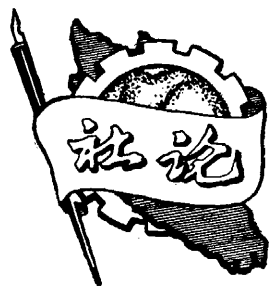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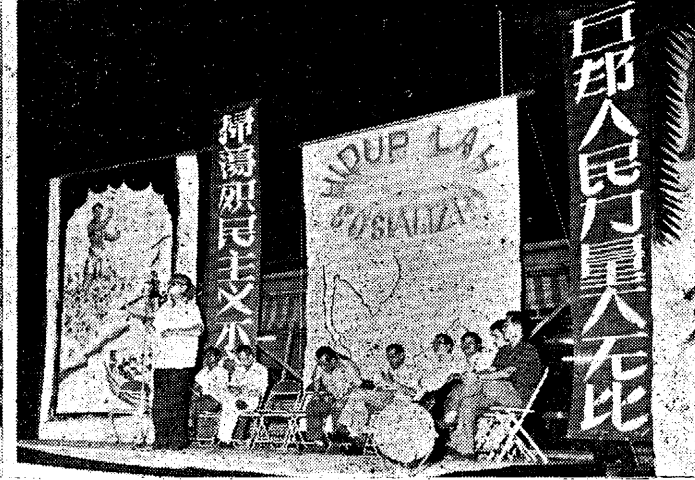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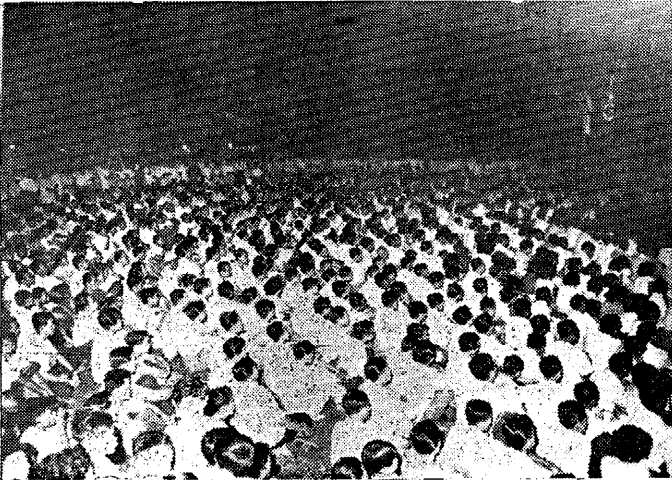
火焰報

一九六二年二月份

社陣機關報 (Ho Yen Pao)

第 19 期

每份二角



反殖鬥爭的新開端

具有歷史性的社會主義政黨大會已成功地和圓滿地結束了。這正是星馬婆三邦人民團結一致，連成一氣，共全為爭取解放三地的殖民地鬥爭開端。這大會，有如一一座橋樑，給三地人民帶來了牢不可破的友誼和團結；這大會，有如一一聲號角，建立了一支銳不可擋的反殖力量。作為社會主義者都為此而感到歡欣鼓舞！

你看！來自各地的人民代表，個個精神飽滿，他們帶來了從無數次的反殖鬥爭中所彙集的豐富和寶貴的經驗和總結；你聽！各政黨的首席發言人，句句針針見血，毫不留情地揭穿了反動集團所進行的大馬來西亞計劃的陰謀詭計。這將使殖民地主義者及其代理人所夢寐以求的陰謀詭計無法得逞，也削弱了那狂瘋叫囂和無理漫罵的氣焰。

三邦人民在會上已經很清楚地表明：堅決反對把人民的生殺大權由「倫敦轉移到吉隆坡」的態度。因為，只要繼續在殖民地及其代理人的統治下，不論兩者之間誰作主謀，誰作幫凶，誰當導演、誰當傀儡；對三邦人民來說都是一樣逃不了被壓迫和剝削，被污辱和損害的痛苦命運。

我們所要求的，是人類最基本的權利，那僅僅是「還我自由，還我民主，還我獨立」！我們要讓這大馬來西亞的人民得到真正的自由解放，真正是由人民代表自己當家作主。讓我們這三邦的反殖人民就在這個目標下，團結一致，加速步伐，向前邁進吧！

圖片說明

中上：五邦社會主義政黨羣衆大會的場面
左一：馬來亞人民黨主席布希達曼
左二：星加坡社陣主席李紹祖醫生
左三：汶萊人民黨副主席拉斯受那
左四：星洲人民黨代表華哈
下左和右：五邦社會主義政黨大會的場面

下中：星加坡社陣秘書長林清祥抵達吉隆坡步出火車站時影
右一：馬來亞勞工黨秘書長林建壽
右二：沙撈越人民聯合黨總秘書楊國斯
右三：星加坡工人黨主席馬紹爾
右四：星加坡人民行動黨代表潘凡那



馬來亞社會主義運動發展史

馬來亞勞工黨提呈五邦社會主義政黨大會工作報告書

這是非常值得重視與研究的一份工作報告書，它分析了整個馬來亞的政治運動發展史，並指出了社會主義工作者對目前面對的難題的解決方法，提出了獨特的見解，實可作為目前社會主義工作者的寶貴參考資料。

引言

一、初期的鬥爭

憑藉了緩慢的政治滲透和不平等的協約，同時通過了聯邦或非聯邦制度（註1），英國政府在本世紀初，成功地擴展其政權至整個馬來亞。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馬來亞聯邦分成許多個州，同時主要是在新加坡和檳城的海峽殖民地，在總督的統治制度下受統治。

教育內容適應着殖民地統治制度。政治活動，儘管是封建形式，也被強壓地壓制下來，由於這樣，政治教育幾乎絕跡了。雖然是這樣，在英殖民主義者佔領本邦的歷史上，政治活動仍然不斷地進行着。

舉例來說，如一八七七年的吡叻戰爭，和一八九四年的彭亨戰事。在一九一七年和一九二七年，吉蘭丹和丁加奴發生了反叛事件，起因是因為對英殖民地官員和土地行政和土地稅課不滿而引起的。

假如我們要考察殖民地統治時期的我國政治發展史，所有這些事件，對了解馬來兄弟所發動的革命鬥爭，是非常重要的。

二、後期的鬥爭

雖然這樣，剛才所述及的革命，是封建集團的革命，它只獲得他們的跟隨者的支持；同時，這些封建領袖僅是變革主義者。在觀念上，這些事件並不是國家解放運動。

民族政治運動只是從一九三〇年開始，而它大體上還是依據於馬來人、華人和印人的種族集團運動。明顯地作為馬來亞人的政治運動，只是在幾年後才出現。

舉例來說，印度人，是深受印度國大黨所領導下爭取獨立的鬥爭而鼓舞起來的。像華人一樣，他們到這兒來只是為了尋找生計，他們完全不關注馬來亞的政治。但是，由於他們和印度國大黨的聯係，他們也感受到，自一九四五年來成為重要環節的「反殖民主義」的感情。

在馬來人方面，他們一路來覺得，他們是本邦真正的原居民，由於殘餘的政治權力的存在，如：蘇丹的地位，馬來人的權利和其他。他們覺得，作為本邦的原居民，他們是受英殖民主義者欺騙了。他們從來就沒有在爭取獨立的鬥爭中，失去信心。

一九三〇年初，他們之中的政治運動，在大馬來西亞的概念下——一個由印尼民族在他們「反荷鬥爭」中所倡議的概念，受到莫大的鼓舞。他們的願望，不僅是為了馬來亞聯邦，而且是為了住在馬來亞地區（包括菲律賓和暹羅四個馬來州）的一千五百萬人民，爭取獨立和民族的自尊。在這方面，獨立後建立政府體制的意識形態，完全沒有受到考慮。

在這個時期，只有華人可以稱得上覺醒，同時在他們的政治活動中，具有思想意識。馬來亞華人的政治活動，可以說是開始於經歷了三十七年歷史（從一九一二年至一九四九年）的中國國民黨的成立。作為一個爭取國內民主的民族革命運動，它在馬來亞也有其種族特色。但由於這項革命運動也是反殖和反英帝國政府的，英殖民地政府覺得需要消滅它，因而在一九三七年——中日戰爭爆發的那一年，這個運動組織，便被禁止了。英殖民地官員趁機利用了這項運動的種族特色，開始指責國民黨運動為「反馬來人」的運動，這樣一來，加深和加強了華人和馬來人之間的仇恨情緒。這個局面，一直延續遺留至今日。

正如依歷史所知，華人在開始曾經經歷了失敗，那是由於袁世凱投降於日本的叛賣行徑；接下來是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之間的鬥爭；一九三九年日本侵略中國；資產階級的汪精衛對日本的叛賣；再接下來，便是蔣介石在二次大戰後的出賣，引起了華人對他們社會中的階級結構，更加覺悟了。他們對馬來亞的政治鬥爭，需要政治思想形態的明確闡義。雖然，他們之中的一大部份，是從中華的角度而不是以馬來亞的角度來看待這項政治鬥爭。

三、第二次世界大戰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與日本在一九四二——四五年

佔領馬來亞的事件使馬來亞的政治力量進一步獲得解放。首先，由本地發動的馬來亞人民抗日軍和一三六部隊（在英屬錫蘭由本地人組成）對日本軍政鬥爭的意義。當時也有印度國民軍運動，它是由印度革命領袖詹拉波士所領導的印度獨立同盟所鼓起的。國民軍運動利用英印軍內的份子及解放印度的口號。這口號曾經被日本利用以反抗英國。國民軍運動曾獲得本地印人的支持，後來這運動雖然結束，它已鼓起印人在馬來亞反對英殖民地政權的團結行動意識。

依不拉欣敏耶谷是一九三八年成立的馬來青年聯合會的主席。一些目前聯盟的黨員和我們的主席依薩賓穆哈默也是聯合會的負責人。這運動是受印尼的獨立運動所鼓舞。（印尼獨立運動早在一九〇八年就已開始。）

因此，我們可以說日本企圖利用本地人民的反英情緒，是促使本地人民在反殖鬥爭中團結一致的相當大因素。但這團結仍然是不緊密，因為它是建立在不同的基礎上。其部份原因是在這些運動中反資本主義進步份子的真正政治思想和覺悟受到壓制。因而，在戰爭高潮中，當日本需要所有份子與英國人鬥爭時，他們仍對進步份子施行恐怖管制，因為日本人認為這些進步份子，不但對英國敵視，而且也仇視日本帝國主義。結果成百萬人民被屠殺與遭難！

四、戰後時期

由於缺乏了團結的目標和共同的願望，加上思想意識覺悟的無情鎮壓，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進步活動和種族主義之間的各種特殊的矛盾對立，都湧現出來了。

當日本在一九四五年投降時，KRIS (Kesatuan Rakyat Istimewa) 準備反抗英國殖民主義者重返馬來亞。他們起初計劃是，挺身和英殖民主義者作戰，正如印尼向荷蘭作戰一樣。相反的，馬來亞人民抗日軍方面却不同意這項計劃，同時允許盟軍回到馬來亞。

一九四五年十月馬來國民黨成立了，它是一個進步但仍具有種族性的組織。這個組織正是最先反抗麥克密契爾條約 (Perjanjian Mac Michael)（註2），此條約中的一部份條文是撤消蘇丹的權限，並且把星加坡從聯邦割開。一九四六年初成立的巫人統一總機構 (United Malay National Organization) 也參加進馬來國民黨。

不久，於一九四六年初假星加坡成立的馬來亞民主同盟 (Malayan Democratic Union) ——一個在一群具有政治覺悟的知識份子領導下的小而非種族性政治組織，也參加了馬來國民黨的對麥克密契爾條約中的一些內容的鬥爭。

所有其他的政黨都靜寂下來。在這種情勢下，開始出現了統一行動，致力於全馬各民族人民大團結的談論。

在一九四七年，馬來國民黨開始感到巫統是一個封建、反動的組織，同時也覺察到，英殖民地政府正在和拿督翁舉行談商，以便達成一項讓英帝國能夠繼續控制和統治馬來亞聯邦的新協定，去代替麥克密契爾協定。正因為這樣，馬來國民黨決定與巫統決裂。由於這項行動，思想意識形態的問題，就越來越明朗化了。自從和巫統分裂後，馬來國民黨和其盟友組織——覺醒青年團、覺醒婦女團、全馬農民協會、同教最高理事會和星加坡青年運動，組成了人民力量中樞 (Putera)。於是在一九四七年，馬來亞的馬來人方面，已經分別團結在進步和封建的兩大陣營里。但是，這種團結，一直還局限於種族性組織，只有馬來亞民主同盟是例外。

這種統一行動的趨勢，一直在各民族中延續着，直至一七四七年初，另一項意義極重大的事件發生了。馬來亞共同行動理事會 (All Malaya Council Of Joint Action) 成立了。它包括了馬來亞民主同盟，泛馬職工聯合總會 (Pan Malayan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共產黨附屬組織（如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以及馬來亞人民抗日軍退伍同志會），以及由陳祿祿所代表的非馬來

人組織所組成的。

我們不可能說，所有結合在馬來亞共同行動理事會的份子，都是進步的，然而，其中大部份的確是進步的。

在這兒，最富有意義的是，它標誌着馬來亞各民族團結的政治立場的開端。

一九四八年，英帝國政府以馬來亞聯合邦協定（註3），加上在同年六月為對付進步份子而宣佈的緊急法令，作為對上述活動的報復。全馬共同行動理事會和它的附屬組織被解散了。所有在陳祿祿領導下的種族性團體，仍然被允許繼續存在。

受了全馬共同理事會的種族團結精神的鼓舞，一九五二年，拿督翁便建議，巫統的門戶向非馬來人開放。但是，當他發覺他的建議受到了種族主義者非常激烈的反對，拿督翁離開了巫統，成立了馬來亞獨立黨 (Independence Of Malaya Party)。繼下來，種族主義者和資本主義者也採取了行動，建立了三個政黨的聯盟，即巫統、馬華公會、馬來亞印度國大黨。未來的歷史將會證實這個聯盟是一項倒退，反動的行徑。

不管這個聯盟是否有災禍帶給馬來亞，以後會被證明的。但是無論如何，很清楚的，它保持了馬來亞各民族間的分離隔絕狀態。

今天，社會主義者和進步力量與反動的資本主義者之間的鬥爭，仍然在延續着，而這項鬥爭的主要課題是越來越清楚了。

分而治之

一、隔離與分開

殖民地統治，通過這統治而基督教滲入，通過直接的教育與社會政策使馬來亞人民，的文化受分裂與侵襲，或間接的容許外來移民尤其是中國與印度的移民入侵，造成人民間在語言上、宗教上、或文化上的互相對敵。

這樣的分歧，使我們人民的統一目標受到破壞，人民間也被分離。各種族雖然自身認識有團結與要求政治獨立的必要，但殖民主義鎮壓已實際上破壞了所有的政治活動和組織。華人被譴責為不効忠馬來亞，（這種作法目前還繼續），印度人也帶有種族性的蔑視。馬來人則由蘇丹通過封建制度者加以控制。

二、壓制的制度

政治思想、政治理論與組織還處在幼稚階段是不難理解的。我們須記住進步的政治行動常常被資本主義與殖民地政權的壓制制度所消除。該政權可以施行全副壓制制度，包括經濟上制裁，教育上為難，部份孤立有時甚至驅逐出境。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帶來了入口商行制度。商行有屬下的原料收集商和人民獲得食物的商店。如果有人試圖推翻這制度，那麼他將被視為他們的敵人。因為他將直接威脅到他們的經濟來源和安全。

我們的問題

一、面對壓力

進步份子面對的困難，即避免政府的直接鎮壓行動，以及面對依賴殖民主義的本地人的壓力，是比普通人所知道者更為嚴重的。

社會主義勢力對殖民主義是一項經常的威脅，因為社會主義者反對一個種族比其他種族優越的理論，而這種理論是殖民主義賴以發展的，社會主義者也反對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而這種制度是帝國主義生存的依靠。因此，殖民主義者和依賴殖民主義者對社會主義勢力，難免要盡可能加以鎮壓。但是既然社會主義勢力是要改變社會，所以也就面對着民族資產階級，甚至還要面對在殖民地社會獲得某種經濟安全的技術和半技術工人的問題。由於社會主義者有時忽略了後兩種勢力而沒有把他們爭取過來，因此有時阻礙了目標的完成。

（接下第三版）

(文接上第二版)

二、資本主義的報章

在殖民地型的社會裏，社會主義者經常面對報章的壓力。資產階級的報紙是要維持舊的社會結構。在殖民地統治下，殖民地主義者指使着他們的報紙，使社會主義者沒有發言的輿論機關。

因此，社會主義者需要有自己的報紙，以便和所有反社會主義的報紙相抗爭，這些反社會主義的報紙是受資本主義者所控制，它們是要摧毀社會主義而加強資本主義。所以說，社會主義組織出版一份報紙，使所有進步和反資本主義的人士都能閱讀到它。

行動的路綫

為了使社會主義者能有效地工作，我們必須要有一個堅強的組織。反社會主義的許多組織已經存在於殖民地社會和資本主義制度中，除非我們有系統地和自覺地建立一個堅強的組織，我們就不可能幫助社會主義者來面對存在馬來亞的巨大的壓力。

組織就像軀體中的頭腦一樣。但是一個組織要堅強和擴大，則必須要團結一致。資本主義世界是通過自私利益而各自團結起來，而我們的團結則必須基於一個統一的目標，我們有必要設立一個永久的組織，以便加強和保護馬來西亞地區的社會主義的勢力的發展，我們要提出下列的基本原則作為我們達到目標的一致：

一、人人必須要有民主權利

民主的意義就是說每一個人都有表情達意的平等權利，而一個政府的產生存在必須是大多數人的同意和選擇。

在亞洲反對殖民主義的鬥爭中，已經播下了議會代表制和議會民主的社會主義思想的種子。但是每一個人都看到，封建主義者，資本主義者和中產階級却利用這種局面，在口頭上說要為人民服務，實際上是把議會民主變成私有物。

例如，在反對頭領份子和保護憲法的藉口下，公民權法令被嚴格化，以便排除對政府不滿份子，好像新加坡和馬來亞依循殖民地型的公民權法令就是這樣。

又例如，為了獲得某些階層的支持，就給予特權，並給特權下一個定義，比方說，為了獲得某一階層的馬來人的支持，就給予他們特權，但是「馬來人」却被政治性地解釋為：

「一個信奉回教的人，慣於說馬來話，遵循馬來亞風俗習慣，在獨立日前在聯合邦出生或者父母之一是定居聯合邦，或者是定居於聯合邦者的後裔。」

這樣，我們可看出所謂特權的虛偽性，因為這不能算是種族的特權。比如說，如果一個英國人或非馬來人變成一個回教徒，說馬來話和遵循馬來風俗習慣，那你就自動成為馬來人。因此，這個定義是保護誰呢？它給人一個印象，以為是保護農村絕大多數人口的馬來農民，但實際上

，這些特權並沒有保護他們，而只是保護馬來資產階級。

二、所有的公民必須平等

我們信奉平等，人與人平等，男女平等，民族平等。在馬來西亞，我們被基於「種族」的釋義劃分為許多民族；因此，強調民族平等更為重要。

在馬來亞和新加坡，資本主義正被加以鼓勵，理由是它將給工人和農民帶來利益，但事實上，工人和農民只是得到生產成果的一小部份。

平等的意思就是說，每個人不但在國內要有平等的權利，而且每個人應當要有平等的機會，根據他們的能力，最好地去發揮他們的才能。真正的平等只有在一個沒有剝削的社會中才能獲得。社會主義就是要免除剝削，所以只有在一個社會主義的國家中，才能獲得真正的平等。

三、必須要有一個公平和自由的社會

除非社會是一個公平和自由的社會，不然就無法實現民主思想和民族平等。

但是，只要國家沒有自由，就不可能有社會的公平和自由，這就是我們必須清除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的殖民主義痕跡的原因。

殖民主義的政治統治，可以是直接的或間接的，直接掌握統治政權是直接統治，通過不平等的條約利用我們的軍隊或基地作為略侵國家的用途，這是間接統治方式。東南亞公約機構就是間接統治的例子。

殖民主義的經濟控制也是有直接和間接兩種。直接的經濟控制是通過直接的政治統治；間接的經濟控制是通過銀行系統和信託機構，使我們的國家金融和商業依賴它們。在馬來亞，錫和樹膠就是在殖民主義的間接控制下。通過這種控制，我們的經濟就得依賴控制國的經濟氣候。為了獲得自由，我們必須設法結束這種依賴性。

政治上，馬來亞有相當大程度的自由。但是星加坡和婆羅洲地區還是受着不同的直接政治統治。我們必須根據這些國家和地區的局勢和環境，團結起來爭取自由。

文化上的控制，是透過給予英語優先的地位，並鼓勵其他語文的互相衝突。馬來語文和華文，在制度上和經濟上一向受着冷落，這兩種語文，被割絕開來，並製造語文上的猜忌。

為了使我們擺脫殖民地文化的控制，我們必須在馬來西亞確立第一種語文並發展它，使它完成我們社會的需求。從馬來西亞的範圍看來，我們得接受：

(一)馬來語文是首要的語文。

(二)華文在文化上和歷史上是重要，在某些地區，如新加坡，它更顯得重要。

(三)英文在歷史上和經濟上是重要的，尤其貿易上和技術上。

(四)還有許多其他之人民的「母語」尚未被發展。按照上述的情況，我們需要確定：

(一)馬來語是首要的語文，並接受華語和英語為第

二語文，而華語在某些地區的重要性需加以強調。

(二)鼓勵原住民對其母語的使用和發展。

要建立一個自由和平的社會，我們必須在一個和平和中立的馬來西亞中，充分利用我們的人力和資源。

四、必須要有一個社會主義的經濟結構

我們的目標必須是：對於那些牽動到國家的集體機構的私有財產，對於那些遠超個人及其家庭，過一個自由健康和舒服的生活所需以有財的，加以逐步結束。

為了要達到這個目標，馬來亞人民社會主義陣綫曾在一九五九年宣佈的政策中，主張通過三個階段來完成：

(一)與民族資本家合作，在一個計劃經濟，接管外國資本家的外國企業。

(二)把民族資本家帶入一個有計劃的國家經濟結構中。

(三)把民族資本家吸收入我們的國民經濟體系中。

五、我們必須劃明界綫和重新團結

在政治鬥爭中，人們都不免要尋找同盟者，而機會主義者也利用動人的口號從中取利。比方說，有許多人自稱是社會主義者，其實他們並不是社會主義者，而是套上社會主義者外衣的種族主義者。我們現在已經看到了一些雜牌的所謂社會主義政黨。因此，除非我們使我們地區的人民認清和確定社會主義的真義，否則社會主義運動可能變成混亂不清。除非我們告訴人民有着冒牌社會主義者并且加以暴露，否則人民可能混亂而分不清我們的口號和他們的口號有甚麼不同。因此，我們覺得有必要設立一個組織，以便聯系，鑑別和鞏固社會主義和進步勢力。

以下就是我們的建議：

(一)儘快設立出版機構，以出版一份聯合的報紙。

(二)設立一個永久秘書處，以便這些地區的社會主義和反殖勢力能不時舉行會議。

上述二機構的設立，是要在以上所闡述的原則下，加強協助捍衛馬來亞地區的社會主義勢力的發展。

譯者註

(1)，曾在吡叻和雪蘭莪服務而具有豐富經驗的英殖民地官員瓊天成覺得四州府政府必須進行一番改革。他說服了殖民部和三州府，並且勸服了吡叻、雪蘭莪、森美蘭和彭亨四邦的元首，於一八九六年訂的協定，組織聯邦，或馬來聯邦(Federated Malaya States)。非聯邦各州是：柔佛、丁加奴、吉打、吉蘭丹和玻璃市，稱為馬來土邦或馬來屬邦。

(2) 麥克密契爾爵士(Sir Harold Macmichael)為英帝國官員，曾奉命前往會晤各蘇丹，商討新政制問題。一九四六年四月，他們未能與人民協商即簽訂新的條約，即麥克密契爾條約，馬來亞聯盟(Malayan Union)就此成立了。

(3) 馬來亞聯盟面對了馬來人的非常強力的反對，英政府有鑒於此，由麥唐納任主席組織了一個委員會，研究及討論適當的解決方案。結果，訂立了馬來亞聯合邦協定(Federation of Malaya Agreement)。

(接自第九版) 去吉隆坡開會

「後天我要到吉隆坡參加代表大會，所以我們應該先開緊急執委會會議。」

「這麼匆忙嗎？什麼時候？」

「今天下午五點鐘，請你通知所有的執委，來我家里集會。」

「晚上怎樣？」

娜依瑪想起大紅花綢衣的事，她說：「我或許今晚必須到坡城去，有重要的事。」

「黨的事務嗎？」

「與黨的事務有關。」

「好吧！」娜麗亞回答：「可是……可是，上次的會議記錄我還沒有做，公文夾也不知放在那兒。」

「不必要上上次會議的記錄。」

娜麗亞點點頭一面下樓去，下了一半，娜依瑪叫住她。

娜麗亞女士停下來。

「還有甚麼嗎？」

「我希望娜麗亞在我們的工作中和我合作。」

「甚麼事？」

「我想向你借那條有黨徽的肩巾和白花膠塑手鐲，娜麗亞女士也知道，身體空空去出席會議實在不好意思。」

「那當然，那當然。」娜麗亞女士滿口答應她很知道自己作為一個秘書的責任，她必須，和主席並肩工作，並給予一切的協助。娜依瑪女士要借的披巾她自己沒有用到，最近也沒到甚麼地方去開會，何況娜依瑪女士是以黨的名義去出席會議，故此，她應該

自我犧牲，有時想起做為一個州秘書的責任，難免嘆息起來。

「謝謝」娜依瑪女士微笑地回答，她知道娜麗亞女士一定會服從黨的章程的，娜麗亞女士報以微笑，匆忙地趕回去，時候已經不早了，還有兩個鐘頭就要開會，她必須在短促時間里通知所有的委員，適基娜女士(Puan Sekinah)愛妮女士(Puan Aina)洛合和夏娃女士(Puan Kodhoh dan Puan Hawa)。

× × × ×

娜依瑪開始主持會議，她說：「在這次的緊急會議里，我不想多囉嗦，我們最好是速戰速決，不過在未進入正式討論前，我向各位女士的不辭勞苦出席這會議致萬二分謝意，有甚麼辦法呢？總部要我們為了一個目標而聚集一起，那就是：為我們的一切民主權利而奮鬥，我身為婦女組主席，被吉隆坡總部邀請出席代表大會，我將在後天早上十時乘我的新車出發並在那兒逗留一星期。」

其他出席的人沒有機會說話，只是洗耳恭聽。

「為了到那里，我必須做一些準備。」娜依瑪女士說：「但是如果得不到你們合作則將不能圓滿。各位女士比我清楚，這次的會議是代表大會，所有的部長太太都出席，而我，作為各位的代表，如果一身空空，當然臉上無光，大家也沒有光彩，故此，我需要各位的合作。」

「娜依瑪女士，妳要怎樣的 cooperate 呢？」適基娜女士問，「主席」也沒樣稱呼一聲，

她們常常都是這樣，每次會議好像吃挨擲擲一樣，她們說：「這樣子比較親熱。」

「謝謝，謝謝！」娜依瑪同時眼望着適基娜女士說：「工作並不重大，一切都可以實現而且我知道各位一定願意和我合作。」

「娜依瑪女士要怎樣合作？」洛合女士再重覆。

「是的，」娜麗亞女士插口說：「不論是怎樣的方式，我們一定協助娜依瑪女士，何況也是以黨的名義去吉隆坡。為了婦女的利益，我們當然願意犧牲一切，你們以為如何？」

大家都點點頭，娜依瑪高興地笑，心花怒放，她說：「是這樣的，所謂合作，剛才我已經對秘書說了，她一切都答應，我只是向各位商借一些裝飾品在開會期間穿戴，各位都知道，這次會議人數一定很多，如果我身上空空，多麼丟臉，假如是我一個人那不要緊，但關係到各位，我是你們的代表，我一百巴仙的相信你們為了婦女的利益一定願意自我犧牲。」

「現在我把娜依瑪女士的意見當作我的提案，在這事情上我們全力的支持我們的代表。」適基娜發出呼呼。

「我贊成。」夏娃女士言。

「有誰反對嗎？」娜依瑪女士問。向四周望望，沒有誰反對，又一次使她覺得快樂無比。

「一致贊成，謝謝各位，今天的會議到此為止。」

會議完畢了，仙綿媽捧出飲料來。

娜依瑪的一切計劃完成了，從娜麗亞處借到一條有黨徽的肩巾，一對白色國花的膠質耳環，向愛妮女士借來兩對金手鐲，向適基娜女士借來一條圍巾，向夏娃女士借來一件馬來半島色彩的上衣，她興奮極了，她的手下人多麼聽從她的話，她覺得作為一個主席是必須勤慎從事，她已經連續四年被選為主席，她相信自己對祖國貢獻很多。

× × × ×

娜依瑪女士和紗達爾先生整夜到各處去找有紅色國花的綢巾，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終於找到了，十五塊錢一碼，因此她們不必趕去坡城。

星期二早上，一切東西都收拾妥當，整整兩大箱，天剛亮，仙綿媽便將箱子拿進車裏，並且為她煮熱五粒蛋在途中吃。

那天早上馬達爾先生搭林先生的車子去上工，她心甘情願地在三叉口等候，像平常一樣，在未上樓前，履行她們的「辦公前的親吻」。今天早上娜依瑪女士草草地很匆忙地吻紗達爾先生。

九點鐘，一切都準備好，娜依瑪女士時時故意的整理那大如飯碗的髮髻，突然聽見腳車的鈴聲，地奔出門口，郵差來了。

「電報」郵差告訴她，同時將電報交給她，她用顫動的手去接，好樣那是壞消息。

「展期？」她自己問自己。

「展期！」她長嘆一聲，閉上眼睛，覺得這世界黑暗一片，在這時候，她覺得自己生活和工作毫無意義的。

譯自Dewan Bahasa, 1961年七月版

馬來亞民族運動史

——馬來亞人民黨提呈五邦社會主義政黨大會報告書——

馬來亞人民黨代表團向「馬來西亞社會主義政黨代表大會」提呈一份工作報告書，這份報告書的封面以「馬來亞民族運動史」命名，書中內容除了扼要地追溯馬來亞民族運動的過程外，又特別着重介紹了本邦馬來民族的覺醒運動史略，使我們對馬來民族的政治活動有了一個簡明的概念。在報告書的結語中，又提出了許多有關當前馬來亞社會主義運動所碰到的現實問題及結論。

新聞與教育工作者

本邦的政治運動從來就不是局限於某一階層或一部份人的——如局限於農民或漁民而已。相反的，它是包括了社會上所有的階層，即工人、農民、漁民等等。簡言之，這個運動一般上被稱為民族運動。

研究馬來亞民族運動史，我們不會忘記給社會上的二個階層——新聞工作者與教育工作者，以崇高的敬意和感謝，因為這二個階層一開始就站在最前綫，在民族運動中起帶頭的作用。

在任何時期的任何民族運動中，只要我們稍加剖析，大部份的領袖是從新聞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中來的。

民族運動的基礎

什麼人為民族運動的支持者呢？僅僅是新聞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嗎？不是的。教育工作者和新聞工作者在民族運動中不落下後是確實的。但是，與此同時，工人、農民、漁民及其他的階層也參與了這項運動。簡而言之，工人、農民、漁民、新聞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及其他的階層，成為馬來亞民族運動的基礎。

明白了馬來亞民族運動的基礎之後，我們一定會產生一些疑問，究竟什麼東西推動着民族主義運動？是不是政治上的各種主義呢？

政治歷史的背景

在還未回答這個問題之前，讓我們先來研究一下，馬來亞政治歷史的背景。自從西方勢力——尤其是英國殖民勢力侵入之後，本邦的受殖民統治的歷史便開始了。當一個被壓迫的民族覺悟已經提高時，那個民族的願望是什麼呢？那便是要獨立。

這個時期的矛盾是被壓迫的人民和壓迫的民族之間的矛盾。為了反抗殖民地主義，被壓迫人民的團結與統一是一必要，不僅是一必要而且是一個重要的、絕對的條件。團結和統一是一必須有一種東西去推動，才能達到的。這項工具便是「精神」，恰當而明確地說，便是「民族精神」。因此，民族運動的推動力便是「民族精神」，即從殖民主義統治中，爭取一個獨立國家的精神。

反殖運動的萌芽

無可否認的，本邦人民的民族覺悟，自從殖民主義者在十六世紀開始踏入我國時，就已經存在了。這個事實，可以從殖民地主義進來之後所發生的「反殖戰鬥」中，湧現出的祖國英雄去證明，如：巴哈曼(Bahaman)、麥基勞(Matkilau)、杜賽伊(Dol Said)、督讓谷(Tok Janggut)和拿督馬哈拉惹勒拉(datok Maharajalela)等等。然而，遺憾的是，殖民主義者還是箝制與鎮壓着本邦。

民族的醒覺正好像乾草中的火種。在民族醒覺不斷增長的情形下，後來又加上印尼民族反抗荷蘭殖民主義的鬥爭，因此，本邦人民的民族醒覺精神，便燃燒起來了。在本邦人民當中，各種各樣的團體成立起來了。然而，這些團體不敢將自己宣稱為政治團體，

那是殖民主義者所不允許的。無論如何，以不明顯的方式，通過這些團體，本邦的民族醒覺精神是盡量地被鼓舞起來。

開始時，這些團體是區域性的，這當然符合了殖民主義者的願望。但是，人民的民族覺醒日益提高，這些團體也就變成泛馬性了。雖然有了上述的改變，但是它的非政治性的形式仍然維持下來，或者被迫而維持之。

第一個泛馬性政治團體

在本邦的民族運動史上，第一個泛馬性，同時清楚地承認含有政治性，並且參與政治活動的團體，便是由依不拉欣·耶谷所領導的馬來青年團(KESATUAN MELAYU MUDA)，這個團體大約是在一九三八年——一九四〇年之間出現。

馬來青年團是一個進步的人民運動團體。馬來青年團的許多領袖，他們不僅是從新聞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中來，而在他們當中，也傳播着社會主義思想，然後向廣大的人民羣衆傳播。

在日本投降以後，第一個馬來政黨——馬來亞民族政黨(PKMM)成立了。當時，巫統還沒有被人談論到呢。馬來民族黨的最先領袖是莫達如汀(Mtkhtaruddin La sa)。過後是巴哈奴丁博士(現回教黨首領)，再後是依薩·穆哈默同志(現任馬來亞勞工黨和社陣主席)。

寫下歷史上不平凡的一頁

當馬來民族黨成立不久，馬來覺醒青年團(Angkatan Pemuda Insaf)就誕生了。起初，馬來覺醒青年團好比是屬於馬來民族黨的青年行列，但是，後來她自力更生，成為一股青年政治運動的生力軍，在歷史上寫下不平凡的一頁，為祖國的獨立而鬥爭。在所有的政黨中，馬來覺醒青年團是第一個被英殖民地主義者摧殘的政黨。馬來覺醒青年團的早創人和最後的領導者就是布斯達曼同志。

經過了這同事件以後，巫統才宣告成立。巫統的初期，她的組織標榜着統一馬來民族團體，因此馬來民族黨也加入她的組織里。當時巫統的領袖是拿督翁(Datuk Onn Bin Jaafar)。

馬來民族黨在巫統里的地位並不很長久。當在怡保舉行的巫統第一屆常年大會里，因為思想意見上的相對抗，所以馬來民族黨退出了巫統。馬來民族黨是左傾，巫統是右傾。在當時巫統常年大會上促使馬來民族黨退出巫統的馬來民族代表是依薩·穆哈默同志和布斯達曼同志。

馬來人左翼的團結

自從退出了巫統以後，馬來民族黨便積極工作，來團結和聯合所有馬來人中的左翼力量。這工作的成果，就是誕生了由依薩·穆哈默同志所領導的「人民力量黨」(Pusat Tenaga Rakyat, 簡稱 Putera)。投入人民力量黨的團體有馬來民族黨、馬來覺醒青年團、全馬農民陣線(Barisan Tani Se-Malaya, 簡稱 Batas)馬來覺醒婦女團(Angkatan Wanita Sedar,

簡稱 Awas)、回教最高協會(Majlis Islam Tertinggi, 簡稱 Mata), 和新加坡青年運動團(Gerakan Angkatan Muda, Singapore, 簡稱 Geram)。

非馬來人左翼力量的結合

同時，在非馬來人中的左翼集團也結合其力量，團結在一個名為「泛馬行動委員會」的組織里。「泛馬行動委員會」由陳祿祿(已故)，和馬來亞民主同盟領袖約翰·依峇(John Eber)領導。

後來，人民力量黨和泛馬行委會成立了一個聯合工作委員會，這標誌着全馬各民族人民左翼集團力量的大結合。

大結合成果

人民力量黨與泛馬行委會的合作所產生的極大成果，已經肯定地寫在馬來亞人民獨立鬥爭和政治運動史上。這個成就是：

- (一) 全馬總罷工罷市的全面勝利。
- (二) 人民十大政策的提出。
- (三) 制定人民憲章。

緊急法令的頒佈

嗣後，緊急狀態便來臨了。由馬來亞共產黨所領導的武裝對抗英殖民主義者的鬥爭在馬來亞展開了。所有那些沒有進入森林的各民族左翼人士和領袖都在緊急法令下被壓制和被扣留。這些事，由一九四八年六月廿一日開始。

因為緊急狀態的降臨，尤其是因為許多左翼人士的被壓制和被逮捕，在馬來亞的政治舞台上出現了「真空狀態」。於是巫統便抓住這個機會，來填補這個「政治真空」。由於這樣，巫統才開始進入「快樂得意」的時期。

右翼的結合

跟隨着人民力量黨與泛馬行委會結合的步伐，巫統、馬華公會和印度國大黨也依樣畫葫蘆，聯合在一起，產生了「聯盟」；但是，他們的結合並不是政治思想的結合。於是乎，巫統等在馬來亞政壇上大展身手了。他們開始喊出了以前人民力量黨和泛馬行委會的左翼運動所喊的「獨立」口號，雖然，在這以前，他們只會喊「馬來人萬歲」和伸長頸項說馬來亞還不能夠獨立，因為馬來人連縫衣針都不會製造呢！

自從「政治真空」被巫統填補後，有些與它對抗的團體才應時而出現了，譬如泛馬回教黨、馬來亞勞工黨、馬來亞人民進步黨、馬來亞國民黨和馬來亞黨等。在這同時，緊急狀態也稍為鬆弛，因為有數位左翼領袖也開始從牢獄中被釋放出來。

自從布斯達曼被關了七年之久而獲得釋放後，馬來亞人民黨也就組織起來了。

社陣的誕生

過後，馬來亞聯合邦在一九五七年八月卅一日宣佈獨立，馬來亞人民社會主義陣線也組織起來——這就是馬來亞人民黨和馬來亞勞工黨的聯合。這種聯合是基於社會主義政治理想的聯合，這種聯合，是為了避免本國社會主義力量的分裂。

幾點分析

自上面所述的民族主義運動簡史，我們可以看出下列的分析：

(A) 我國的民族主義運動可以分成兩個階段，即殖民地統治時期和獨立後時期。

(B) 在殖民地統治時期，民族主義運動依種族而劃分——馬來人的民族主義運動，華人的民族主義運動及印人的民族主義運動。過後，各種族的民族主義運動才成立起聯合陣綫。

(C) 在獨立之時期，依種族劃分的民族主義運動還延續着，但沒有殖民統治時期那麼熾熱。相反，產生了依政治思想劃分的民族主義運動。

(D) 在殖民地統治時期，民族主義運動較強調反殖民主義的目標。

(E) 在獨立後，政治思想已經開始在民族主義運動的目標上，佔據最重要的位置。

十八項結論

從這些基本的分析中，我們可以對當前的民族主義運動，得出下列的結論：

(1) 雖然現在我們已經獲得獨立，但是我們還不能夠放棄反殖民主義的目標。首先，是由於我們的獨立只意味着政治上的獨立，因此，我們必須繼續鬥爭，以爭取經濟上的獨立。再者，是由於在世界上的一些地區，仍舊直接間接地存在着殖民主義者和殖民主義，因此，我們必須反對存在於世界上的任何形式的殖民主義者。

(2) 無論怎樣，今日獨立後的馬來亞仍舊和昔日殖民統治時期一樣，是一個農業國家；她還沒有達到工業國的地步，因此，當前我們的社會主義運動仍舊必須團結工人(為先鋒)、農民、漁民、小商人和自由民等，如果只重視一個集團，例如只重視工人，或只重視農民，這都不是聰明的做法，因為這將不會全面地加強我們的鬥爭力量。

(3) 一個獨立的國家必須擁有一個國家的民族。因此，馬來亞必須擁有一個馬來亞民族。為了朝向這個目標，現在我們就應該負起此責任。但是，一個統一的馬來亞民族的產生不是從種族主義者着手的，因此，我們社會主義運動的展開不能基於種族性。我們必須認真地、猛烈地反對種族主義。

(4) 雖然我們懂得種族主義精神不是一朝一夕之間就能夠抵滅的，不過，如果種族主義正逐漸消失，這都是使人振奮的。總之，比起殖民統治時期，我們是向前跨進了一步。

(5) 我們不能夠飛快地向前奔跑，因為步伐太快，會把人民大眾拋在後頭。這是與團結更多的人民羣衆力量的邏輯相違背的。

(6) 聯盟聯合了一些種族性的團體，這並不是意味着「向前跨進了一步」，因為在殖民統治時期也有過如此情形，這只不過是「保持現狀」吧了。

如果我們要向前跨進一步，在我們民族運動中聯合起來的團體，就不能夠基於種族性的，相反地，應該是基於政治思想而團結

(接下第七版)

南洋大學政治學會、星大社會主義俱樂部暨星加坡工藝學院政治學會 聯合行動委員會呈社會主義政黨會議意見書

我們這個會議所要討論的重要事項之一是馬來西亞問題。

馬來西亞計劃基本上可分為兩類：一類是早期由印尼及馬來亞的一些民族主義者所提出的，在版圖上，這一計劃將包括印尼、星、馬、北婆三邦、菲律賓及泰南四府等地，而且當時提出馬來西亞計劃的動機，是從反對美、英、荷等西方殖民統治者的鎮壓，也從加強東南亞地區人民力量的要求出發的，由於這一項計劃一旦實現時，則將對殖民統治者的根本利益大相違背，逐使各地區的殖民統治者極力的阻撓這一計劃的實現，同時又由於各地區的民族獨立運動發展的不平衡，所以，這一計劃只好擱在一旁。

另一類就如去年五月間被提出的「馬來西亞計劃」或「五邦的合併建議」，則是由殖民統治者所策動的，雖然有些人把這計劃形容為「快樂的馬來西亞」，但是，我們卻能從他們的言行中窺見這計劃的實質是什麼，當他們提起合併，就同時也提起什麼「反共」、「對付」、「抓人」等等，他們在倡組馬來西亞時所訪問的地方是政治黑暗的「反共堡壘」，所拜候的人物是臭名遠揚的反共人士，這一計劃所欲取得的是英國殖民統治者的「諒解」，叫喊著儘快成立馬來西亞聯邦的是美國這個天下第一號的殖民統治者。

原則上，我們是贊成五邦人民的團結與合作的，但是，我們並不就此而盲目的贊同任何一個馬來西亞計劃。所以，當我們在衡量馬來西亞計劃時，我們是要具體的探討：這一計劃是否能加強五邦人民的反殖運動，是否能加速五邦社會主義事業的早日建立。目前由殖民統治者所策動的馬來西亞計劃，基本上是反人民的，是欲削弱人民的反殖運動，又能阻礙社會主義的壯麗事業早日在五邦的實現，所以，人民全力反對它！

在這裏，讓我們較為詳細的來討論殖民主義者策動馬來西亞計劃的背景與動機吧！

馬來西亞計劃被提出的背景

今天，國際反殖民主義運動的洪流洶湧澎湃，世界上三分之二以上的人類，已在歐亞大陸、非洲及美洲相繼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並建立起新生活。今天，社會主義已經成為歷史的決定性力量，殖民主義已為世人所深惡痛絕。過去，亞非地區是殖民主義者的天堂；現在，亞非地區則是殖民主義者的墳地；過去，東南亞是殖民統治者的禁脔，經過了兩次大戰洗禮的現在，東南亞人民已經站了起來；殖民統治者已在東南亞地區全面的節節敗退。我們新加坡的人民乘戰勝餘威，再接再勵展開反殖運動，爭取更大的自由民主權利及國家領土的統一。1963年是新加坡憲制將被檢討的時候，到時，人民一定要把完全的內部自主權從殖民統治者手中奪回來的；我們的聯合邦同胞並沒有在殖民統治者及其所勾結的右派的雙重迫害下被鎮壓下來，相反的，他們是以穩健的步伐，在競選中，從點到線，從線到面，從個別城市到一系列城市以及整塊地區的取得勝利，把憲制鬥爭的勝利旗幟光榮地插在祖國的領土上。北婆三邦的人民也正掀起熱火朝天的反殖運動，這運動從學生界，職工界推廣到農民群眾，這一股反殖運動在有組織、有領導之下，滿懷信心的直奔自治獨立的道路！

面對着這種情況，殖民統治者知道了要再過殖民主義的美夢已經是不可能的事，現在唯有另改面目，推行詭計多端的改良政策了。「馬來西亞計劃」是這樣的在人民反殖浪潮的衝擊下，由殖民統治者的策動而被公開提出了。

馬來西亞計劃被提出的動機

瞭解了馬來西亞計劃被提出的背景後，便不難明瞭殖民統治者策動這一計劃的動機和目的。

英國是五邦的直接或間接的統治者，因此，五邦反殖運動的高漲，直接間接都會動搖英國在五邦的統治地位，殖民統治者是右派的靠山，右派是統治者的走卒，兩者互相依存，現在，殖民統治地位不穩，五邦各別地區的右派也不濟事；因此，組織「馬來西亞聯邦」的目的之一，就在於把五邦的親英反動勢力，集合起來，作為鞏固英國的統治地位的有力保證。這樣一方面，英國可以利用新加坡、北婆羅洲三邦的親英勢力去加強聯合邦的親英力量，抵消美國勢力的逐步侵入五邦，以便保持英國對五邦的絕對統治地位。另一方面，現在的馬來西亞計劃一旦實現，五邦的親英勢力將會增強其在這些地區的政治壓制，英國却

能順利的躲在背後，指揮着聯合邦種族主義者，把種族主義者的民族壓迫政策更廣泛的推向新加坡及北婆三邦，好讓五邦的反動親英勢力能在種族主義的武器及掩護下，全面的去對付及分裂五邦的反殖運動，其結果是英國依舊能保留它在各地區的經濟利益及政治、軍事的支配權。

馬來西亞聯邦組織的其他目的，無非是為了配合美英在東南亞地區的冷戰陰謀的。因為東南亞公約組織已遭受人民極力反對，它發揮不了其反動作用，美英等殖民統治者看到它們在東南亞的地位岌岌可危，非得把軍事部署重新調整不可，因此，東南亞經濟同盟便成立了，馬來西亞計劃也被提出了，可見馬來西亞計劃組織的目的正和東南亞經濟同盟一樣，就國際意義上說，都是東南亞公約機構屬下的兩個輔助組織，也是西方統治集團在本區的二條戰線，這二條戰線一南一北，平行的橫互於東南亞，以便擴大東南亞公約機構的冷戰活動範圍，採取迂迴戰術給這軍事公約機構灌輸新力量。

東南亞經濟同盟所欲對付的是北方的中國、北越及其他民族主義國家，馬來西亞計劃被提出的一個目的卻在於孤立南方的印尼。因馬來西亞計劃一實現，殖民統治者不僅能利用這一計劃來使到東南亞地區的冷戰氣氛深重密佈，甚至還可以利用右派中的馬來封建勢力及種族主義者的囂張氣焰，去增長反殖最積極的印尼國家內部右派分子的聲勢，從外部來牽制印尼，使印尼所領導的東南亞人民反殖運動的發展受到波折，減低其號召力及影響力。

可見馬來西亞計劃提出的動機與目的，完全是從鞏固殖民統治地位及削弱人民的反殖力量的要求出發，這一計劃的反動本質已是昭然若揭，無庸曲護的了。

必須指出：英美這兩個東南亞地區的出名殖民統治者，正在積極策動及佈置馬來西亞計劃之實現，但兩者之間是有着利益衝突的，因為馬來西亞計劃在本質上雖是反動的，對殖民統治地位的鞏固是有利的，但並不能對所有的殖民統治者都同等有利。

從表面上來看，東南亞經濟同盟由美國領導，未來的馬來西亞聯邦讓英國主持，各就各位，各得其所；實際上却不然，美國是一心一意要想建立其在東南亞地區的領導地位的，所以它不僅要在其他地區儘力排擠英國勢力，而且也想盡辦法分享英國在五邦的一切利益；另一方面，英國為了顧全其在未來的馬來西亞聯邦的殖民統治地位。在這兩大統治者的鬥爭中，英國似乎準居下風，這樣導致英國對馬來西亞計劃的態度表現在贊成既復存顧慮的兩面性上，從「馬英聯合公報」中，我們雖看出英國取得對新加坡軍事基地的獨佔獨享的特權，但在北婆三邦的利益上，英國不免要遭到美國的侵蝕，英國為了能爭取在更有利的情況下成立馬來西亞聯邦，便和聯合邦右派搞出了所謂「北婆民意調查團」的建議來，這也說明了馬來西亞計劃就算在適應殖民統治地位的這一基礎上被提出來，英美之間的爭執也還是有的，也總會影響這計劃的實現時日。

馬來西亞計劃能否帶來各邦的獨立？

有一種論調，說什麼參加馬來西亞聯邦，各邦就能取得獨立，殖民主義勢力就會自動徹底被消滅。其實，這種論調一點也沒有理論上的根據。而且，倘若有意的散佈這種言論，無異是有意在進行欺騙人民。

的確，我們五邦人民所追求的是獨立，是真正的獨立地位。

其實，殖民主義勢力直到今天還是根深蒂固的盤踞在星馬的政治、經濟領域中，星馬的自治與獨立，只不過是在英聯邦內權力極有限度的自治與獨立吧了！人民不能真正掌握國防與外交，甚至連處理內政的完整權力也沒有，星馬兩地至今還有着英國的軍事基地，東南亞軍事機構的軍隊，公開的在新馬的土地上耀武揚威；星馬仍舊處於分立狀態，英國還是直接的統治星加坡，利用它去控制聯合邦的政治與經濟的更進一步的發展；根據這些，豈不是明白的証明了星馬的自治與獨立，單從政治上分析就很不完整了嗎？

北婆三邦呢？三邦幾乎都是英國的直接統治的殖民地，英國壟斷這三地區的一切經濟、政治、軍事上的權利，這些地區是目前東南亞僅存幾個中的三個直轄殖民地。

現在讓我們試想一下：如果在此時此地，即算半自治獨立的星馬和殖民地的北婆三邦結合了；五個不同程度殖

民地的結合，殖民主義勢力却原封不動的保存在各邦內部，那末，真正的獨立將怎樣達到呢？假如沒有擺脫鎖鍊，幾個奴隸即使被關在一起，還是得不到自由的。

如果說五邦「合併」過後，各邦都已「獨立」了，所以各邦都必須停止未完成的反殖民主義爭取獨立的運動，其可恥的目的是多麼的明顯，說穿了還不是要終止五邦人民的反殖運動，好讓殖民統治者有個休息喘氣的機會，並且把人民運動帶上歧途，使到五邦人民聚精會神於領土的「合併」問題上；於是現實所存在於五邦發展不平衡狀態及各邦所具有的特點，便會被「巧妙」地利用作為牽制反殖運動的藉口，比如，現在星加坡「左翼太多」，「華人太多」等不正正是被利用為阻撓國土統一的藉口嗎？

隨着馬來西亞計劃的提出，利用各地區的差異以削弱人民反殖運動的歪論也就唱了起來。根據一些右派的意見，星馬還未能統一的主要原因，在於兩地的民族比例問題，只有成立馬來西亞聯邦，才能鉗制華族的較優地位。事實非常顯明，如果所謂五邦的結合就祇為了適應這種狹隘的種族偏見，則這樣根本不是建立五邦人民更美好的生活，根本不符合五邦各民族人民的共同願望，假如五邦結合就應成為民族壓迫的工具，成為達到某些民族上層份子的統治手段，這樣對於殖民主義者固然有利，但對於一千萬的五邦同胞則只會帶來無窮的禍殃！

是經濟繁榮嗎？

是人民權利的取得嗎？

一些倡組馬來西亞聯邦者，在喊出「反共」及有種族偏見的等等嘶叫後，在倉卒間，也附帶開許多空頭支票——馬來西亞一實現，五邦經濟繁榮啦！人民一切權利就能取得啦！

馬來西亞聯邦如果實現，能帶來五邦的經濟繁榮嗎？

不錯，馬來西亞聯邦成立後，在版圖上，要比現在本邦的任何一地區都大，因為整體當然大於部份；在人口上，將達到一千萬，比目前個別邦的人口要來得多。然而，這一事實却和所謂經濟繁榮不相干連，因為五邦本來就具有相同相通的經濟，五邦唯一的差異是表現了不同程度的英國殖民地，這五個英鎊地區的政治界線的重新調整，人口、土地，依然故我，經濟繁榮從何談起！

信仰社會主義的朋友們都知道：經濟的繁榮完全依賴五邦社會主義事業的早日到來，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儘早確立。目前倡組的馬來西亞聯邦成立後，維持的還是殖民地性質的經濟掠奪制度，所以殖民統治者及其代言人的所謂「經濟繁榮」，正意味着五邦廣大的勞苦大眾生活將進一步遭受打擊，五邦的財富將進一步遭受掠奪。事實是：馬來西亞聯邦的成立，不但不能帶來五邦國民經濟的繁榮，反而會方便美國經濟勢力的大量介入，到時，我們不僅要受到原來的英國殖民地經濟壟斷勢力的剝削，更要受到第一號的殖民壟斷勢力——美國的壓迫，它們都會把各自的經濟危機轉嫁給我們，五邦人民將在外來者的雙重迫害及侵奪下過着更痛苦的殖民地生活。

今天，我們唯有執行中立和平的政策，才能受到亞非各國的歡迎，才能和更廣泛的國家取得經濟連系，協助國內的建設事業，可是，未來的馬來西亞聯邦將更為靠近西方，也和廣大的亞非國家對立起來，它將得不到亞非各國的衷心支持是可以肯定的，別的不談，單在東南亞地區，和印尼對立的結果，便是失去一萬萬印尼人民的支持。試問：「人口多」，「土地大」的馬來西亞論者，將何以自圓其說呢？

那些偽言馬來西亞能帶來經濟繁榮論者，是不值一駁的，然而，他們企圖給人民一個錯誤的印象，以為五邦人民生活的痛苦，並不是導源於外來統治的經濟掠奪，倒是在我們本身不爭氣，土地小，人口少，叫人民怪自己不要埋怨別人。

我們何嘗不希望五邦國民經濟的繁榮。我們正因為要根本解決，改變五邦經濟的貧窮與落後，我們人民才極力掀起反殖運動，只有擺脫外人的統治，爭取各邦的獨立自主的地位，人民才能早日實現社會主義的無比壯麗的事業，這才是達到經濟繁榮的正確道路。

我們試試展望：馬來西亞聯邦成立後，各邦人民的平等民主權利是否能取得？

（接下第六版）

(接上第五版)

根據倡議者的初步透露，單就公民權利一項來說，已是不平等的了。五邦「合併」後，並沒有統一的馬來西亞公民權，沒有統一的公民權，就沒有平等的公民權利。

在未來的馬來西亞中，星加坡的公民權被撇在一邊，正如過去英屬各殖民地公民權被撇在一邊的情形一樣。星加坡公民可以成為較大馬來西亞「公民」應有的一切權利，這也正如英殖民地人民之可以成為「英籍民」却不能享受英宗主國公民應有的一切權利一樣。

北婆三邦目前尚未完全獨立自主，也沒有本身的公民權制度，假如現在進行五邦的合併，無異只有英籍民才能自動成為馬來西亞的公民；廣大的北婆三邦人民，却享受不到合併所帶來的應有權利。

除此以外，聯合邦的修改憲法的建議，無非宣告了未來的馬來西亞聯邦公民權利將越為不平等。而且，接着馬來西亞的成立，隨着反動的冷戰氣氛的深罩密佈，各邦人民的權利將更被削弱，許多表面上好看而實質上却極不合

理的之類的反動條例接二連三的出現，這樣又必然使到本來已經不合理的馬來西亞各等級的公民權，越為複雜而更欠公平合理。

我們對馬來西亞的態度

我們要揭穿由殖民統治者所策動的馬來西亞計劃的可恥動機與目的；但我們樂意對於能促進五邦社會主義運動的團結與合作的任何馬來西亞計劃進行討論。

我們認為：

1. 要否成立馬來西亞聯邦的問題，必須由五邦人民來決定。
 2. 要在甚麼時候組織那一種方式的馬來西亞聯邦的問題，也必須由五邦人民來決定。
 3. 要由那些人士來籌備以安排馬來西亞聯邦的問題，更必須由五邦人民親自去選派。
- 只有根據上述三點原則來組成馬來西亞聯邦，我們才能相信那是合乎「由人民決定」的民主原則的真諦。

現在由聯合邦的當權者與英國統治者私下密謀的馬來西亞計劃，在內容上，是不符合五邦全民利益的，在處理上，是完全違反由人民決定的基本原則的。所謂「徵求民意」，「馬來西亞團結諮詢委員會」等等，只不過是爲了粉飾其違反民意的表面裝作吧了！

我們祝賀本會議成功的召開。

我們希望五邦社會主義者在交換各自對馬來西亞計劃的意見後，能深一層的理解各邦人民對馬來西亞計劃的共同態度。

我們也希望這種會議能對確定今後五邦社會主義者的共同鬥爭目標及工作綱領，起着一定的積極作用。

最後，我們祈望本會議能成立一永久性機構，協助推進五邦人民反殖運動以達致社會主義運動的最後勝利！

南大政治學會

工藝學院政治學會 聯合行動委員會呈

星大社會主義俱樂部

沙勝越的政治演進

沙勝越人民聯合黨呈五邦社會主義政黨工作報告書

歷史

(A)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沙勝越是被視為是英人地主階級後裔所承繼的一塊土地，是白王(Raja Puteh)的私人產業。沙勝越就在世襲的專制權力下受統治。

過後，統治者就選出了委員，以便在沙勝越事務上，向他提出建議，一九四一年，第三傳帝王——布洛克，決定了一部憲法，它包括了爲人熟知的九大原則，作爲政府施政的原則：——讓下列英人帝王統治的九大原則，緊緊地爲大家所牢記：——

(一) 沙勝越是我們臣民的世襲土地，對外人而言，它的主權是歸屬於我們自己。

(二) 社會和教育的服務設施必須大力發展，同時，沙勝越人民的生活水準，必須加以提高。

(三) 絕對不允許任何人，獲得與沙勝越人民利益相違背的權益，也不容許任何人，以任何的方式去剝削我們的臣民和接受我們保護的其他人士。

(四) 公正必須容易得到享用，帝王和每一個政府公務員，必須爲羣衆自由地接近。

(五) 發表意見的自由(包括演講和書寫)，必須受到允許及鼓勵。同時，每一個人應該可以信奉他們喜愛的思想。

(六) 公務員必須常常牢記，他們不是別的，而是人民的公僕，人民羣衆的福利和合作，是寄托在他們的肩膀上。

(七) 就算某人已成為我們的臣民，不管他屬於什麼種族和嫡系，他們必須是自由的。在尋找政府服務職位方面，是沒有歧視的。他們的職位，是由他們的教育資格、能力和推行職務的忠誠來決定的。

(八) 自治政府的目標，是必須經常受到考慮，沙勝越人民，當時機成熟時，必須把自治的責任交給他們。同時，爲達致這項目標的進一步工作，必須立刻教育他們對義務、責任和公民權利的認識。

(九) 我們祖先和臣民的一般政策，是使本國各民族人民都能和睦快樂地生活在一起。這項政策，必須爲我們的後代、公務員和全體臣民在未來的日子裡，加以遵循。

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至一九四五年八月期間，沙勝越爲日本軍隊佔領了。

(B) 砂勝越在一九四六年七月一日，就割讓給英帝國，從此，砂勝越就成為英帝國的殖民地。皇帝所制定的憲法也就通過了，這部憲法規定了一個包括二十五名議員的立法議會。其中的十四位是由民政服務中挑選出的官委議員，其他從各民族中選出，但就中最少五名必須是砂勝越人本身。砂勝越人(Orang Sarawak)的釋義是指馬來人、伊班人、達雅人、加央人、米蘭腦人和其他人士而言。這樣一來，華人就不包括入砂勝越人範疇內，雖然華人可能居住在砂勝越已有好幾代了。

(C) 這項割讓，在馬來人和爲進行「反割讓運動」而建立起來的「半政治團體」中，產生了強烈的憤恨。馬

來青年運動(Pergerakan Pemuda Melayu)——一個被視為極權的組織，在一九四九年第二任砂勝越最高專員被殺害事件發生後，就被封禁了。嗣後，有好些半政治性團體成立了，但是，總的來說，並沒有給社會帶來多大的影響作用。政府則集中精力於種族性組織，作爲接近人民的導管，但是這樣的方法，不會帶來滿意的成果。

(D) 在一九五六年，對憲法又作了修改，但仍然保持九大原則。同時，由屋主(戶主)選出議員，組成古晉和詩巫(砂勝越兩個最大城市)市議會的選舉也舉行了。立法議會被擴大，由四十五名議員組成，其中十四名是官委的。其他議員比類是：三名當然議員，四名委任的，二十四名是選出的。但是被選出的議員，不是由直接的方式選出，而是由市議會成爲當地的選民，選出立法會議員。

這項憲法，目前還繼續在實行着。

沙勝越人民聯合黨的成立

(A) 由於馬來亞的獨立和新加坡取得內部自治的憲制變革，砂勝越人民的政治覺悟，越形明朗化。大體上，一致的意見認為，必須成立一個非種族性、遵循自由和社會主義的政黨。砂勝越人民聯合黨就在一九五九年六月成立起來了，目標是：

(一) 通過憲制方式，給砂勝越帶來政治上的進展，最後的目標達至獨立。

(二) 保證和維持以國會民主爲基礎的政體制。

(三) 保證和提高各民族文化、經濟的發展，尤其是改善經濟落後的工人階層的經濟處境。

(四) 保持各民族之間和睦關係和團結，同時灌輸自覺和自我努力的精神予全體人民。

(B) 反動份子集團和一些特殊權益的人士，曾嘗試污辱砂勝越人民聯合黨是一個華人的政黨，當黨的黨員總數四萬人中顯示出：就中幾乎二萬二千人，是非華人時，這項指責變成空洞無稽了。

黨的工作

(A) 在一九五九年十一月，黨的黨員參加了各地議會以及實施「選舉法」的古晉、詩巫等地的選舉，在古晉和詩巫的市議會由砂勝越人民聯合黨控制。同時，今年在美里舉行的選舉中，砂勝越人民聯合黨成功地控制了該地的議會。現在的情勢是這樣：砂勝越人民聯合黨已經控制了砂勝越三個最重要城市的市議會。

(B) 黨的強大力量，是來自城市工人和鄉村地區農民的支持。知識份子階層在黨內數目雖然少，但在黨內具有有力的作用。黨現在有十四個分部和六十二個支部，分佈在全國的五個省內。

(C) 砂勝越的面積是四萬七千方哩，較馬來亞聯合邦小一點。居民總數是七十五萬人。全國沒有火車。溝通第一省和第二省的公路，長約一百二十哩，但還在陸續

完成中。各地之間的聯系甚不便。有好些在偏僻鄉村地區的公務員，公開和直接地詆毀人民聯合黨。擴大影響工作是非常艱難，而發展鄉村地區工作也因困難和緩慢，同時耗費鉅大。

(D) 把理論付諸實踐：通過黨員的樂捐，黨給火災和水災難民各種各樣的幫助。黨員組織了「勞動工作大隊」，在居民非常需要道路的地區內，建造道路，開墾灌溉水道，同時在好些地區開闢空地，作爲運動場之用。黨也幫助農民在農田上工作，幫助建造房子給老人及窮苦人家居住。

其他政黨

砂勝越國家黨在一九六〇年成立，它公開宣稱的政策是反人民聯合黨。並沒有強有力的政策。大體上，可以說是右翼集團。從來沒有一次，成功地舉行略具規模的集會。

砂勝越民族黨在一九六一年成立，黨址在第二省。它只能吸引一些伊班族黨員而已。

人民聯合黨今後計劃

(A) 憲法——政府修改憲法的建議是提出了。除了對建議給成年人參政權的權利外，人民聯合黨反對所有其他的建議。

(一) 新的建議仍然繼續賦予專員特別權力，委任四十二名立法議員中的十六位。

(二) 並沒有一個真正的代議制度，使被選出的議員可以對政府提出有力而決定性的發言。

(三) 並沒有直接的選舉。

(四) 被提出的修改，只是爲了蒙蔽人民，並沒有把人民帶到真正自治的門檻。

(B) 政府——人民聯合黨要求最遲在一九六三年擁有一個完全自治的政府。

馬來西亞

任何合併方式，或者是各地人民的大統一，只有在各有關地區的需求下，才能夠加以實行。我們反對由英國殖民地政府主使轉移政權。我們的立場是：最低限度，我們必須先爭取自治，人民必須預先準備着。我們尊崇新加坡要求和馬來亞聯合邦合併的願望。因爲新加坡是馬來亞聯合邦的一部份。

新加坡人民常常把自己看成是馬來亞人，同時兩地之間擁有密切的經濟和社會關係，而這種關係，是北婆三邦和馬來亞聯合邦之間所沒有的。

以因時制宜爲基礎的統一或合併是不會成功的。



(接上第四版)

在一個統一的陣線，馬來亞人民社會主義陣線就是這樣產生的。不過，爲了要實行這種政策，我們就不能夠盲目地來看待我國當前的社會現實和客觀情況。任何與社會客觀現實相對抗都是不智之舉。

(8) 誠如我剛才所說，馬來亞有三大民族一巫族、華族和印族。同時，社會的三大集團也是工人、農民、漁民(包括自由民)。現在我們看到一個事實，殖民主義者遺留給我們的財產，這就是馬來人大多數屬於農民漁民、和自由民集團。因此，當我們稱呼農民、漁民、和自由民集團，這就是意味我們是稱呼馬來人，當我們說工人集團，就意味着指非馬來人一華人和印人。

(9) 誠如我剛才所說，做爲一個工業還未發達的農業國家，除了工人以外，馬來亞

人民力量的因素是農民、漁民、和自由民主。我們不能夠只聯合一個固定的集團——譬如只聯合農民，或者漁民，或者工人，或是自由民而已。相反地，我們必須聯合社會上所有的集團——聯合工人、農民、漁民和自由民等。

(10) 以客觀現實爲基礎，爲了適合由殖民主義者遺留下來的社會現狀，雖然我們的民族運動具有共同的目標和共同的政治理想，可是，單靠原則是不夠的。目前的民族運動可分成兩種形式：甲、以工人階級爲基礎而非種族性的民族運動；乙、以農民、漁民和自由民爲基礎的非種族性的民族運動。

(11) 這並不是表示在第一種的民族運動中，不接受農民、漁民、自由民做爲成員，同樣地，這也並不是表示在第二種的民族運動中，不接受工人爲其成員。不是！完全

不是！恰恰相反，農民、漁民、自由民應被接收在第二種民族運動里。以此來增強各自的基礎。

(12) 然後，這兩種民族運動聯合在一個陣線，一個人民羣衆力量的大結合，互相協助，忠誠合作

(13) 對第一類民族運動的口號，必須是：「爲人類的共同命運和共同利益而團結起來！」

(14) 對第二類民族運動的口號，必須是：「爲繼承和發揚我們祖先們的互助精神而團結起來！」

(15) 爲了聯合第一和第二類的民族運動，共同的口號必須是：「人類是共同的歷史，共同的命運，爲了人類共同的利益，我們必須發揚和繼承祖先們遺留下來的合作互

助精神，團結起來，爲創造一個新的社會，新的世界而奮鬥！」

(16) 顯然地，我們必須在相同的政治理想的基礎上聯合起來，這種聯合以馬來亞爲開端，然後伸延到馬來西亞，伸延到大馬來亞，伸延到亞洲，伸延到亞非利加，最後伸延到全世界。

(17) 在我們的工作中，我們必須吸收知識專家等進入我們的隊伍，因爲我們的政治、經濟、宣傳等工作都必需有許多具有思想的專門人才，因此，我們必須團結社會上的所有階層以增強我們的鬥爭力量。

(18) 以上的工作都必須依靠青年男女的力量，我們不能夠忽略青年人，我們要特別重視他們，青年人應該高舉起人民鬥爭的火把和旗幟。

北加里曼丹的獨立與統一

——北加里曼丹汶萊人民黨的工作報告書——

(一)

依照北婆與沙撈越的歷史，於一百年前是在北加里曼丹蘇丹的統治內，在十九世紀時，北加里曼丹蘇丹爲了報答C.V.布洛克的功勞，認他爲王子，並給沙撈越予他去統治。

在蘇丹的統治下，行政上非常軟弱，再加上政府的機構，是基於一種專制的權力(Absolute Power)，而與沙撈越王子C.V.布洛克，很聰明地能和他統治下的沙撈越的原住民合作來執行他的政府政策是有所區別的。

因爲上述的因素，所以，蘇丹在沙撈越與他的國內的影響力已趨下坡了。當蘇丹認C.V.布洛克爲王子並給他統治沙撈越時，是附有條件的，大意是：

「當C.V.布洛克已是沒有了男系血統後裔來統治沙撈越，那麼，沙撈越將自動地回到屬於汶萊的北加里曼丹蘇丹的統治下。」

於一八四一年沙撈越王子登位，因爲沙撈越的政府情況是比北加里曼丹的政府情況強，同時在英國政府的慾望下通過了狡猾的外交手腕，在一八八八年九月五日與C.V.布洛克的兒子查里斯·布洛克，簽訂了一協約，協約的條文中有：

- (a) 保護沙撈越。
- (b) 英國無權參與國家的內政。
- (c) 管理外交。
- (d) 決定在C.V.布洛克的後裔中誰有權力繼承王位。

(二)

沙撈越在未得到英國政府的批准前，不能取消他的國家權力。在一八八八年，同樣的協約由英國政府與北加里曼丹蘇丹政府簽訂，北加里曼丹入歸英國政府的保護國。

此協約証實了和決定了汶萊中央政府與沙撈越的關係。因此，沙撈越將自動的收回北加里曼丹蘇丹的統治下的條件，已是被一九一三年十二月十二日的「政治慾望」(Political Will)所代替了，其中的大意有：

「假如我沒有了男系後裔來統治沙撈越，那麼，沙撈越將成爲英王的權力。但無論如何我們應承認，布洛克王是由北加里曼丹蘇丹予以統治沙撈越的。

北婆在一個協約中是由北加里曼丹蘇丹於一八八一年出租給渣打公司；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英國却非常狡詐的把北婆變成了它的殖民地。於此，我們得到証實與應予承認：蘇丹的權限是遍及整個北加里曼丹的。」

因此，我們要求本大會議決：爭取北加里曼丹的統一。由汶萊蘇丹來統治北加里曼丹並以君主立憲和用北加里曼丹國家元首的

稱號。

(三)

正如馬來亞聯邦已經是經歷過的獨立的、偉大的和黃金的時代一樣；我們的北加里曼丹國家和地的人民，也有經歷過的獨立的、偉大的和黃金的時代。所以，獨立的問題，在北加里曼丹和地的人民，並不是一個新的問題；但是，獨立却是北加里曼丹人民在幾世紀以來的國家自由權。甚至於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北加里曼丹的人民，已是起來團結一致鬥爭，爲了從殖民地者的壓制中奪回他的獨立權。

從政治運動中獲得証實：幾乎所有的政黨，它們的理想都是接近相同的要求，北加里曼丹應該從任何形式的殖民地主義中解放出來。同時也應承認：北加里曼丹汶萊人民黨在北加里曼丹獨立運動中尤如是一先鋒的政黨。另一方面也得承認：人民黨雖然只是在汶萊註冊，但是，它的影响力是遍佈於整個北加里曼丹。

因此，我們要求本大會議決：支持北加里曼丹人民的獨立是北加里曼丹人民的基本權利。

(四)

因爲國際政治局勢的向前推進和強大。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議決：一九六二年尾，所有的殖民地主義應從地球上完全消失！

英國認爲，它已是再也不能阻擋北加里曼丹人民的獨立鬥爭；然而，英國是不願意那麼輕易的把獨立的權力交到北加里曼丹人民的手中，所以，它會尋找其他路徑，那就是：把北加里曼丹人民的權利交給接受它指示的代理人。

在英國的策劃下，馬來亞聯邦總理東姑鴨都拉曼，爆出了他的馬來西亞理想，理由是掃除共產主義的影響和協助北加里曼丹人民的獨立，東姑的馬來西亞概念被認爲是原子彈的爆炸，是對北加里曼丹人民一種歧視。理由是：

(A) 東姑尤如是在指責北加里曼丹的人民能接受共產主義的觀念。此事直今日，我們相信，在北加里曼丹，共產主義的觀念將無從侵入立足和影響的。因爲，她擁有廣闊的土地，天然的富饒，一旦完整的獨立給到人民的手中，她的經濟情況，將比馬來亞聯邦強得多。她的廣闊的土地和總人口是適當的來保障人民的生活情況的。所以，在一個繁榮的國家，人民的生活非常幸福而愉快，共產主義思想能夠得的影响，那實在是荒謬的。

(B) 北加里曼丹人民的獨立問題被引入馬來西亞之計劃，此也是每一個有國家民族自尊和明白自己的尊嚴的北加里曼丹人民所不能接受的一種歧視。

我們相信，英國首相和馬來亞總理，他

們不是在裝聾作啞，他們應該聽到和知道，北加里曼丹的人民，多久以來，爲了實現他們國家與民族的獨立，在鬥爭中犧牲了！我們堅信，北加里曼丹的全體人民，要實現他們國家與民族的獨立，是基於他們人民自己的奮鬥，而不是通過東姑鴨都拉曼的馬來西亞概念。

(C) 假如北加里曼丹的人民爲了獲得他們的獨立，被迫通過東姑的馬來西亞概念，那麼，說明了北加里曼丹人民被認爲是剝削了，北加里曼丹人民的尊，嚴將不被承認與懂得自己民族尊嚴的人民一樣的。直接的說：東姑鴨都拉曼和英國政府侮辱了汶萊蘇丹殿下。因此，北加里曼丹汶萊人民黨要求本大會議決：要求英國首相與馬來亞閣員大馬來西亞的概念和要求英國政府給以北加里曼丹人民完整的獨立。

北加里曼丹汶萊人民黨

。提案。

(一) 北加里曼丹汶萊人民黨要求本大會議決：譴責并視馬來亞諮詢委員會在北婆、沙撈越和吉隆坡所召開的三次會議爲非法，因爲三區的代表只能代表他們自己 and 代表英國殖民主義者的政府。

(二) 北加里曼丹汶萊人民黨要求本大會議決：要求馬來亞聯邦，新加坡和英國政府必即刻停止馬來亞諮詢委員會會議。

(三) 北加里曼丹汶萊人民黨要求本大會議決：承認北加里曼丹是一個單位和要求英國政府盡速給北加里曼丹是一個單位和要求英國政府盡速給北加里曼丹統一與舉行民主的普選。

(四) 北加里曼丹汶萊人民黨要求本大會議決：以各種形式和方法或是精神道義上和物質上全力支持北加里曼丹人民爲實現國家獨立的鬥爭！

(5) 北加里曼丹汶萊人民黨要求本大會議決：成立一個“反對馬來西亞委員會”，以廣泛的宣傳和遊行示威以証明東姑的馬來西亞概念是不純潔和客觀的。

(6) 北加里曼丹汶萊人民黨要求本大會議決：譴責東姑的馬來西亞概念，因爲它是：

- (一) 爲了英國與東南亞公約國國防的利益。
- (二) 爲了摧殘國家的經濟。
- (三) 牽連了國家與民族走進戰場，倘若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
- (四) 威脅與危害到走積極和中立外交路線的印度尼西亞。

(7) 北加里曼丹汶萊人民黨要求本大會議決：全力支持印度尼西亞共和國要求消滅殖民主義的原則和譴責頑固的荷蘭政府。

鞏固社會主義的團結，爭取和平自由與平等

——社陣主席依沙哈在社會主義政黨大會上致開會詞摘要。——

新的年頭已經過了幾天；我要借這個機會祝賀各位渡過一個快樂、幸運以及和平的新年。一九六一年是一個非常重大的年頭，在那一年中，非洲有許多國家獲得獨立；在那一年中，太空已不再是神秘的東西而是一個實物，征服太空已爲人類歷史揭開新紀元。然而，一九六一年也是一個令人記取的年頭，在聯合國中的亞非會員國數目正在迅速增加。

現在我們是帶着希望踏入這個新年頭，目前還有許多尚未解決的問題，對於國家以及國際都是極端重要，這許多尚未解決的問題，對於世界和平是有相當的威脅。這許多棘手問題越久不能解決，將使我們遠離在和平氣氛下共存以及互相信任。所以，柏林、寮國、越南以及西伊里安等問題，必需儘早解決。裁軍問題重重困難因未能達成協議，更使到和平受到進一步的危險。

你們今天都是以政黨的代表資格，出席這個會議，然而，除了屬於政黨之外，你們都是人，人生存在這個物質的世界，只有一條生命，他必需有學習、工作、休息以及分享所有物質以及社會的文化利益的權利，不受到階級、膚色所歧視；只有社會主義以及社會主義民

主體制下才提能供每一個人這種機會，在資本主義以及資本主義民主体制下的公民，在政治、經濟以及社會權利方面，並沒有受到全部的保證。上天賦予人最大的財富——智能，這並不是引述馬克思的理論，只是摘錄自神聖的可蘭經。所有的人類必需不分等級及膚色，人類的智能以及在地球上的崇高的使命，是建立自由，平等以及在人羣中產生兄弟般的友愛，簡單的說一句，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應該是一名全志，一名友人以及一名兄弟。

在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的廣泛以及崇高的原則方面，我希望你們在大會提出辯論時將有所貢獻，用來鞏固馬來西亞社會主義以及反殖民主義者的團結。惟有絕對的團結以及嚴守這項原則，我們才能爲農人、工人、漁人以及工人智識份子和專業人士，爭取他們的共同利益以及和平、自由、公正與平等。

最后，我要代表馬來亞人民社會主義陣綫，祝賀大會成功。

發揚印尼人民的戰鬥精神！ 高舉解放西伊里安的旗幟！

。蕭聲。

印尼的人文歷史

在亞洲的南端，出現了一團密密麻麻的星雲島嶼，這便是印度尼西亞聯邦共和國的版圖。這羣島嶼西部是蘇門答臘，隔岸與馬來半島遙遙相對，拖連下來是爪哇島、婆羅洲（加里曼丹）、西里伯（蘇拉維斯）及散佈四周的數百小島，全部面積為二百廿八萬平方公里；總人口約九千萬人。

根據歷史家研究，印尼大部份地區在遠古時代原與亞洲大陸連成一片；其原始民族為吠陀人，與今日中國苗族及高棉的暹羅族同屬一類。公元前三千年，一羣原始馬來人來自中國之南，經過越南、泰國、馬來亞而抵達印尼，把吠陀族趕入深山。但在公元前三百年左右，另一羣由越南來的民族又進入了印尼（人類學家稱之為續至的馬來人），取代原始馬來人的地位，這族人就是現在的印尼民族。

在中世紀這地區成為遠東特別是中國與中亞兩地的商人與傳教徒（佛教、回教）的海路必經之道，也是海盜出沒的地方。第七世紀在蘇島南部出現了三佛齊王國，成為當時佛教學術中心；十四世紀的爪哇興起了滿者百夷王國，疆土擴張差不多包括今日印尼領域外，還遠達今日之馬來亞與菲律賓南部諸島，儼然成為中國、印度之外的第三大強國。

到了中世紀末期，世界新航路的發現，歐人航海事業的發達，亞洲成為歐洲冒險家的樂園。他們在中國廉價取得絲綢，茶葉磁器，在南洋羣島他們以欺騙的手段廉價騙取土人的香料。這羣新到的歐洲騙徒，由葡萄牙打起開路先鋒的旗幟，接踵而來的是西班牙人、荷人與英人。

最初荷蘭商人由于各自組織公司，經營印尼羣島的香料貿易，不僅因力量不集中難與葡、西商人爭衡，而且還自相殘殺，至一六〇二年由荷蘭國會通過法令，統一大小各公司組成聯合東印度公司，獨佔好望角以東和麥哲倫海峽以西的貿易，并且還享受豁免關稅，締結條約耕築城堡，派駐守軍以及代理立法行政的各種特權。軍隊，殖民地官僚跟着商人海盜而來，就這麼開始了三百四十年的殖民主義統治歷史。

殖民主義殘暴的剝削

殖民主義者對殖民地人民的剝削是沒有人性的。在荷蘭人的殖民統治下，印尼的原有社會組織不僅被徹底破壞，印尼民族整個地變成了一無所有的農業奴工。

殖民主義者的初步剝削手段，是強制香料產地的人民，以極低微的價格出賣產品。為了提高市場價格，有時還不惜把人民種植的丁香豆蔻一齊倒光。後來殖民地公司分別與各地土王簽訂條約，規定所有當地出產的米糧、豆類、胡椒、藍靛、棉花等的一定份量，或者當作租金，或以交易形式繳給公司。

這種公開的掠奪還沒有止境，到了強迫種植制度時期，人民所受的壓榨就愈形厲害。依照強迫制度，農人盡得種植政府指定的農產品，如咖啡、甘蔗、藍靛、烟草、等類。對非農業的勞工，政府規定每年必須以其工作日的五分之一即六十天的時間為政府勞動，而實際在施行上，一個農民有時一年之內為政府服務竟達二百四十天以上。

在這種壓榨與剝削的壓力下，一方面勞動力的縮短，壽命的減短，飢荒的層出不窮；如在一八四三年至四八年，「勒痕區」的人口由卅三萬六千人減至十二萬人，另一地區由九萬人減至九千人口；但另一方面東印度區的輸出總額，在一八三〇年僅一千二百七十萬佛羅梭（荷幣）到一八三五年增加至三倍；一八四〇年則增六倍。對荷蘭匯款在一八三一年至六六年間共達六億七千二百萬佛羅梭。由于無厭的剝削，除把東印度公司負債全部償清外，並為荷蘭的國庫賺進了五億佛羅梭以上。

人民的普遍貧困

在東印度公司和後來的荷蘭政府殘暴剝削下，印尼人民的生活水平便陷入從未有過的貧困痛苦狀態。依一九三九年的估計，在爪哇依靠農業為生七十巴仙人口中，每人每年所得僅值叻幣廿七元。在爪哇以外地區平均則高六十五巴仙，在比較豐收的一九二五年，爪哇的農民平均每年

所得為一百八十元。

在荷印政府的末期，印尼人民在經濟上所受的迫害更加厲害，在這期間印尼人民的收入雖在減少，但稅務的負擔則一直增加。在一九二六年至三二年，印尼人民的實際稅務負擔增加了四十四點四巴仙。

反殖民主義運動

政治上的奴役，經濟上的剝削，民族主義意識的抬頭，在印尼共和國成立以前，就出現了不少民族英雄，吹起民族運動號角，鼓吹民族革命，反抗的運動此起彼落，屢出不窮，自十七世紀初直至十九世紀末三百來年間，在殖民統治下所發生的「叛亂」不下百宗。不過那個期間的反抗運動有兩個特徵：一、領導者是王公貴族，不是民衆的自覺運動。二、都在各地散漫爆發，無統一的組織關係。這些反抗運動都失敗了。

但是農民的貧困，政治的壓力，經濟的剝削日益增加，人民的政治自覺也日益加強。當民族革命的領袖出來領導，自發性的反叛事件，就立即轉變為自覺性的明確的民族革命運動。

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法西斯承擔了軸心國在亞洲戰場的主角，荷蘭殖民主義者也就由日本帝國主義者取代了。即是人民在新起的民族英雄蘇加諾博士領導下，策劃活動，推動人民的民族意識。在這里我們不準備詳敘印尼人民如何進行民族解放運動，我們只希望提出印尼獨立後，西伊里安問題產生的歷史背景。

殖民主義者是不會輕易放棄它已得的經濟利益，除非他們被迫向人民讓步。殖民主義者在面對人民強大力量的時候，必然遵循這兩條路之一：一為武力戰鬥；其次若殖民主義者處於下風，則採取政治讓步，培植殖民地封建、資本集團，樹立親信軍隊，而自充幕後操縱者。在馬來亞，聯盟即由英國培植起來，也由英國手中接管了殖民地政權，全時也搖身一變成爲殖民地宗主國利益的維護者。在印尼，印尼人民却通過武力鬥爭取得了獨立。印尼千萬人民流血捐軀，為祖國的獨立，民族的解放獻身！

歷盡了百年的殖民統治的貧困和慘痛的生活，經歷了多少年的殘酷的反抗鬥爭，終於在一九四九年由荷蘭殖民主義者手中取得了政權。印尼人民多少年代的犧牲，換取來的勝利果實是不容再遭受危害的，然而西伊之續留荷蘭手中，對印尼人民是多麼不公平，顯然的，印尼人民在珍惜已經取得勝利果實之余，又怎能不憤懣仍停留在祖國部分土地上的殖民主義殘余勢力，而更進一步的為掃除殖民勢力而奮鬥到底呢！

荷印圓桌會議與西伊問題的出現

在民族主義的力量面前，荷蘭只得讓步，經於全意在一九四九年八月廿三日與印尼在海牙召開圓桌會議，討論印尼獨立問題。會議歷時九週而通過圓桌會議協定。協定共有三份文件：一為移轉政權協定；一為荷印取盟約章；一為有關籍民公務員以及海陸軍撤退，編遣等過度手續的協定。

移轉政權協定僅有兩條：一規定荷蘭無條件無變更地將印尼之主權，完全交移給印尼合眾國，俾印尼合眾國組成一個獨立主權國家，此種主權的移轉必須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卅日以前完成。二規定關於西伊里安之地位應保留至政權移轉後一年之內由印荷重行談判解決之。

海牙協定於西伊里安所作的規定乃是鑒于：

一、各方對西伊里安問題未獲致協議，以致此項問題成為爭執之點。

二、鑒于圓桌會議須于四九年十一月二日以前結束。

三、西伊問題之解決，尚有各種重要事項待商討。

四、鑒于當時有關西伊里安之調查工作有限。

五、鑒于荷蘭聯邦中印尼將面臨之複雜任務。

六、鑒于各方欲維持以和平合理方式解決之原則。

但是當次年殖民主義者得到喘息的時候，它的態度即呈強硬了。荷蘭方面意圖拖延而澳洲方面也有貓意，唱起「西伊里安之歸入印尼將有害于白色人種」之論調。

解放西伊的鬥爭

但是印尼為解放西伊里安之運動並未停止下來。首先

印尼以和平的手段，有意通過外交途徑解放西伊。他們通過西方強國，意欲在談判中收回西伊，但失敗了。

一九五五年四月的萬隆會議上，廿九個亞非國家誓言一致支持印尼解放西伊的願望，但是荷蘭殖民主義者還是沉迷不悟。西伊的石油，礦產還是那麼强有力的吸引着殖民地剝削者。

一九五四年至五七年，每年聯合國提出西伊問題，印尼人民希望這具有世界組織性的機構能為他們伸張正義，能為他們國家恢復主權統一與領土完整，但是他們努力再度失敗了。西方殖民主義國家控制聯合國，他們害怕印尼人民力量的強大，他們怕西伊問題的解決將加強其他地區反殖民運動的力量。

印尼人民伸出友誼的手，殖民者以為人民沒有力量；印尼人民希望通過和平手段解放西伊，殖民主義者以為人民的力量是軟弱的。然而國際反殖人民的力量並不軟弱，殖民地人民的民族運動並未停止。在聯合國，亞非國家全力支持通過了反殖民地憲章；在非洲許多新興的國家出現了；在聯合國一向由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控制的形勢已經改變。亞非國家的力量已空前無比的加強；殖民地宗主國內的經濟政治矛盾日益加深；人民的反剝削運動日益增長。于是荷蘭殖民主義者提出了「民族自決」的陰謀。殖民主義者企圖以民族自決的花樣繼續執行殖民主義政策來分裂印尼領土，企圖分裂一個獨立和主權完整的國家。但是一個有百年反殖運動經驗的民族，是絕不上這種陰謀的圈套。另一些人有一套把戲，他們高唱「西伊國際化」，他們考慮到形勢對他們不利，應付不了對手，於是打算把利益分配給一些國家，讓他們也插手西伊問題，使局勢更加混亂，俾延長荷蘭在西伊的統治權而續其掠奪的本能。

在印度，印度人民耐心地等了十五年，希望能夠和平解放殖民主義者佔領了的領土，但是他們空等了十五年，最後，不得不惜武力來解放果亞，也解放了果亞的人民。

在印尼，印尼人民耐心地等了十三年，希望能夠和平解放殖民主義者佔領去的國土，但是他們也空等了十三年。下一步驟印尼人民將如何前進呢？！

印尼人民是充滿着智慧、戰鬥力、愛國主義精神的民族，印尼人民在民族英雄蘇加諾領導下正進行新的戰鬥任務；在政治方面，印尼人民努力加強本身的團結，切斷與荷蘭之邦交關係；在國際上，印尼人民努力爭取亞非國家和人民的同情與支持；在經濟上，不斷採取措施，肅清荷蘭在印尼的經濟勢力；在軍事上，盡力加強武裝，建立新海軍，新空軍。蘇加諾總統在本月發出了總動員令。

果亞的解放，鼓舞了亞非殖民地人民，也鼓舞了印尼千萬熱血的青年。正如印尼駐星總領事所說：「廿世紀的今天，當民族主義浪潮澎湃於亞非各洲的今天，印尼的掃蕩殖民主義已不再是孤單的了，所有亞非國家正鼓舞着我們，强有力的做我們的後盾。今天，我們不再是緘默無聲了，我們呼出震天撼地的獨立，全世界到處迴響着，迴響在每個真正民族主義者的心頭。」

是的，我們馬來亞廣大人民與印尼人民受着全樣的殖民地統治，馬來亞人民加入印尼人民要求解放西伊的呼號，全力支持印尼人民反殖民主義鬥爭！鬥爭是痛苦的，但是慢性的掙扎是更為慘痛。我們祝福印尼愛國青年，早日把印尼的紅白旗高插在西伊的山坡上，讓馬來亞人民成為印尼反殖鬥爭隊伍中最忠實的夥伴，讓我們祝福印尼人民勇往直前！

歷史性文件

社陣總部備有社會主義政黨大會之各政黨工作報告書（英文及巫文）單行本準備發售有意購買者請和社陣執行秘書接洽。

432-D, Batu Rd., K. Lumpur.

每套訂價二元五角包括郵費



去吉隆坡開會

。小玉譯。

娜依瑪女士已經起身很久了，其實在七點鐘的時候她便被她的丈夫沙達爾先生(E-nche' Satar)所驚醒。她拿了毛巾跟着丈夫到沖涼房去。雖然她並不想洗澡，但是她站在外面等候着，同時將毛巾掛在頸上，不斷地絞扭着，一面傾聽沖涼房裏傳來一桶接一桶的水傾倒在地上的聲音。

洗完了澡，他們一起走進臥室。娜依瑪女士(Puan Naemah)打開衣櫥為他丈夫選擇上班的衣服，一件白長袖衣，一條灰色得哥隆(Dekron)褲子和一條紅色的領帶。

沙達爾先生沒有多講話，他的妻子選擇什麼他便穿什麼。娜依瑪女士真是一個衣著專家，她一個人的衣服已經疊滿三衣格。在這一個星期來她正忙着找尋一種有紅色國花的上系好綢緞，這種衣服只是在婦女部(Kaum.Ibu)開會時才需要穿到，那國花對她的工作最少將起一些影響，上個月執委會里，娜依瑪女士披了一條有馬來短劍花紋的肩巾，許多她的朋友都認為這是一個具有愛國精神之婦女，娜依瑪女士知道這一點同時覺得很自傲。

沙達爾穿好了衣服便親吻他妻子的臉頰，這種「辦公前的吻」的習慣他們已經實行了很久。在以前親吻的習慣是在梯口，沙達爾要下樓時已經坐在車裏時進行，但是他們這樣的舉動被車夫及圍丁眼瞪瞪地看着，他們也覺得不好意思。從此他們只得當沙達爾先生換了衣服後在臥室裏進行，「出門辦公前的親吻」。

沙達爾先生用過了包括一杯牛奶兩粒生熟蛋的早餐後便下樓去。娜依瑪一直陪伴着他，目送他進入汽車。

這個星期裏，他們的車夫病了，沙達爾先生不得不自己駕駛，有時娜依瑪擔心萬一丈夫在路上遭遇到不幸，她怕沙達爾先生萬一死去，她因此變成寡婦獨居一生，但是，當她回想起那輪車還很新，車制甚好，四條輪子都還有花，她便安心了。

娜依瑪女士常常用那輛車去出席會議，如果會議是在早上，她時常要求她的丈夫「隆邦」林先生的車，將車子留下讓她使用。去開會如果沒有車子，在娜依瑪看來是一件大事，而沙達爾先生從未為這事而爭論，他覺得他的妻子的側身積極地參於政治活動將有助於他職位的晉升。沙達爾先生六一年的新車飛駛而去，消失在大路三叉口，娜依瑪女士覺得很寂寞，圍丁肩上扛着鐵刀蹣跚而來。娜依瑪女士走上屋去，開始她打算翻看桌上的幾個公文夾，但是，有什麼需要爭論的呢？開會的時候公文夾只是被挾在腋下，誰去管它呢，娜依瑪——主席，大家都服從她的話。

娜依瑪走進臥室倒在床上。

等九點鐘的時候她心里想：兩隻眼睛向上望着灰色屋頂斑斑的污點。

忽然庭院傳來一陣腳車的鈴聲，她跳起來直向外撲去。

郵差來了。

「妳是娜依瑪女士嗎？」郵差問。

娜依瑪點點頭。

「沙達爾娜依瑪女士嗎？」郵差再重覆問一次。

娜依瑪女士再次點點頭，同時皺起眉頭，往常郵差很少這樣問她。時常會有寄給娜依瑪女士的信，有些來自吉隆坡總部，有些來自各分部或支部。娜依瑪女士皺起眉頭望着郵差的臉，現在她才發覺這原來是一個新

人，所以還未認識誰是沙達爾娜依瑪，她覺得這郵差一定極懶於閱報，郵差將信交給沙達爾娜依瑪女士。

娜依瑪女士立刻將它折開，她知道那一定是從吉隆坡總部寄來的。她非常熟悉那信封。

「吉隆坡」她心里說。

「吉隆坡！吉隆坡！」她大聲的喊起來，兩隻脚一左一右地在地板上踏着。

「吉隆坡！吉隆坡！」她好像頑皮的孩兒一邊大叫一面大跳。整個身體都搖動起來。已經踏了十五碼遠的郵差停下腳車來，圍丁抬起頭來，女傭人仙綿媽(Semek Mek)從廚房里衝出來，手里拿着一粒洋葱頭，大家都覺得十分驚奇。

「什麼事？太太！」仙綿媽一邊問一邊看看她的女主人手里拿着一張紙，身體還是不停地搖啊擺啊，娜依瑪女士沒有聽見。她的高興把女傭人的話淹沒了。

「什麼事？太太，」仙綿媽再次的問。娜依瑪停下來。

「我多麼幸福，仙綿媽，我被選中了。」娜依瑪女士回答。

「選中什麼？」仙綿媽還在五里霧中。

「被選中去吉隆坡出席代表大會，極重要的會議，所有部長的太太都出席，啊，吉隆坡！仙綿媽，吉隆坡！」

仙綿媽還是覺得奇怪和不解，究竟別人時常提起的大城市吉隆坡在什麼地方呢？但她羞於發問，她必須掩蓋起自己的無知。

「重要的會議？甚麼會議，太太？」

「政治。」

「政治？什麼是政治，太太？」

「哦！那個我們無需要知道，仙綿媽，那個無需要，最重要的是我一定要出席這個會議。」

仙綿媽不能多談，因為沙達爾先生將在十二時四十五分回來，一切東西必須先安排好，她到同進房，不由的點點頭，心裏想：太太多麼幸福，如果我也參加政治，我就可以到吉隆坡了……。

沙達爾娜依瑪女士走進臥室裏，再仔細的看看那封信，口裏不斷的念着：「吉隆坡！吉隆坡！吉隆坡！」

各種各樣的東西都在娜依瑪的腦子裏出現，所有這一切，極需要安排妥當，最重要是衣著；她正須再購買兩三件衣裳，料子要有大紅花（國花）的綢緞，不買到不干休，這衣裳將在出席代表大會時穿着，她希望引起出席代表大會部長太太們之注意，她還需要一條有黨標誌的綢緞肩巾，她知道縣長仄阿密(Che'Hamid)的妻子娜麗亞女士有這樣的一條肩巾，她時常看到地披帶它出席執委會會議，她相信娜麗亞願意借給她。

其次是那輛六一款式的新車，那不成問題，她的丈夫一定願意「隆邦」林先生的車一星期，無論怎樣，她是不願意搭火車去吉隆坡的，她討厭在車格里擠來擠去，但是她的丈夫生病未愈，怎辦呢？她必須勸說他的丈夫。娜依瑪不喜歡別人「隆邦」她的車，她希望獨自一個人坐在後面，還有一件事娜依瑪不該忘記了，那就是在進入會議室時一定要戴上黑眼鏡，因為這樣有許多好處。

第三是有關在吉隆坡的節目，她將在甘榜板蘭(Kampung Pandan)副警長朱吉非的家里過夜，他和他的妻子非常要好，去年她也是在那兒住宿，她打算在晚上去環遊吉隆坡市，她想去遊公園，武吉免登和其他

地方，然後到峇都律的大餐館吃晚飯，翌日她將出席會議，在會上要講些什麼呢？娜依瑪覺得這些不需要去想它，也不要列入她的程序表里，但是無論如何，別人鼓掌也將大力地鼓，如果必要的話，她還可以站起來跳躍，讓別人注意她那有國家民族，政黨色彩的衣裳和肩巾，讓他們知道；北馬的沙達爾娜依瑪實在是一位政治領袖，然後將別人對她的這種評價帶同去分部及支部加油加醬的宣傳。在會上要講些什麼話？公文有沒有準備妥當？這一切都不重要無需費神思考。最重要的只有一樣：就是她一定要出席會議，並努力使部長太太們注意她。

娜依瑪女士打算等會議完後到鵝夢(Y-ombak)去，她有朋友住在那里，她再三地計劃在吉隆坡時要辦的事，她必須再去參加一些地方，開開眼界，增加智識。如果有時間她要到波德申，她想試試鹽水浴。

娜依瑪墜入幻想里，已經是十一點鐘了她還不知道，她還未沖涼，待會兒他丈夫就要回來了，她將總部的邀請信放進手袋里。

「仙綿媽！」

仙綿媽出來了。

「仙綿媽能去娜麗亞的家一下嗎？」

「現在嗎？太太」

「現在。」

「沙達爾先生的食物還沒有準備好。」

「先擱下。」

仙綿媽點點頭。

「叫她現在來，告訴她開執委會。」

「好的！太太。但是……但是沒有信嗎？」

「不必要信！用口講就可以了，娜麗亞會知道的。」

仙綿媽點點頭，上到婦女組的秘書娜麗亞的家去。

已經接近十二點了，娜依瑪女士的身體還未碰過水，她走入沖涼房，急急忙忙地洗一個澡。一邊等候丈夫回來。

娜依瑪女士很遠的便看見那輛六一款式的新車駛入朝向家里的路上，他站在放車處迎接，沙達爾還來不及開車門娜依瑪女士便說話了。

「我後天要去吉隆坡。」

沙達爾雖然很疲倦，但他沒有生氣，他的確痛愛他的妻子。

「到吉隆坡去做甚麼？」

「開會，代表大會，所有部長太太都將出席，妳知道……。」

「等一等，有什麼話也得等我上去了才說。妳看我還未走出汽車呢。」沙達爾插口說他們臂挽臂的一起上樓去。

沙達爾一邊換衣服，一邊問道：

「代表大會？」

「是的，我們黨婦女組的代表大會，我是北馬的代表。」

「為甚麼是你？」沙達爾偏裝不明白地問，其實他知道他的妻子是主席。

「我是主席啊！」娜依瑪拍拍胸膛回答

「為甚麼開會，有通知書和議程嗎？」

「有通知書，這就是，」她將信交給他。

「也有議程，我還沒有看，不知道寫些什麼，可是這些都不重要，最要緊的是我一定要出席會議，並且我已經決定後天出發，肯定的。」

「開了執委會嗎？」

「還沒有，等一下娜麗亞女士就來，仙綿媽已經去叫她了。……哥哥！」

沙達爾先生仰起頭來。

「妳『隆邦』林先生的車好嗎？我想用我們的車。」

「要駕我們的新車去吉隆坡，多少百英里，會弄壞機器的。」

娜依瑪女士沒有生氣，她知道她的丈夫喜歡戲弄她。她一切的要求，從未被拒絕，何況這是和政治有關的事情呢。最少部長太

太們也會知道娜依瑪女士的丈夫是具有十足的國家精神。

「誰駕駛呢？」

「你找一個人吧！」

「妳什麼時候要去？」

「剛才我不是說過了，後天，禮拜二，上午十點！」

「妳通知了所有委員嗎？有沒有準備了公文夾和從委員得到資料到大會上提出呢？依瑪，當州代表不是容易，責任不輕！」

娜依瑪女士想起剛才安定的所有計劃：衣裳，黑眼鏡，甘榜班登，鵝夢，加瑪拉餐館，如果有時間，她將到絡哥漫海浴。她也曾經想到海水一定好像鹽水一樣鹹。

「那些沒有需要，最重要是讓部長太太看到娜依瑪的臉，我要努力和她們親近，這或多或少對你有好處，我知道個中道理。」

沙達爾長長地歎一口氣，然後，他答應了一切，他答應去用那輛新車一個星期，並且找車夫給她，他願意在那期間「隆邦」林先生的車去上班，答應買大紅花的綢緞，黑眼鏡，並且願意獨居一星期。

沙達爾先生有時也覺察到他妻子對政治工作的無知，他知道妻子對「政治」這兩個字的解釋是怎樣的，但是，他覺得在目前沸騰的國家環境裏，他妻子的努力是需要的，何況對他這個高級公務員又有好處呢，或者最少別人也將認為他的妻子是在為國獻身，雖然他明知他妻子只不過是對政治感到「興趣吧了」。

「娜依瑪不得已親自服侍他的丈夫吃午餐，過後沙達爾先生便準備去上班，同時舉行他們「公前飲的親吻。有時在中午他們不覆行這習俗，因為天氣太熱，然而這次沙達爾先生覺得他妻子這次的親吻」實在熱烈，其實她是故意這樣的，她知道沙達爾先生熱中此道，她也知道此後這習俗將要停止一個星期，因為她要到吉隆坡去。

等到她丈夫在大路上三叉口消失了，她便即刻準備行李，不久娜麗亞女士將要到了。她開始小心地在衣櫃里選衣服，她需要攜帶很多套衣服，並且能够吸引出席者注意的，只是衣就十件，料子都是綢的，且有各種樣式，各種圖案顏色的「沙龍」也是十條。在收拾到飾物的時候，娜依瑪便覺得不愉快，她只有一對紅色的長耳環，四對手鐲，一只戒指，並且鑽石很小，但是當她想起執委會在政治問題上時常都能合作工作，她便放心了，她將向娜麗亞女士借白色有國花的耳環和一條有黨徽的肩巾，向愛妮女士最少能借兩副有丁香花紋的手鐲，向適基那女士(Sekinah)借一枚鑽石戒指，還有從洛河及夏娃女士借到其他東西，總而言之，對於裝飾品，娜依瑪女士是不必多操心的，她知道委員們為了政治是願意犧牲一切的，更何況她是婦女組全北馬的代表，責任重大，加以又是主席，她的話當然是決定性的。

娜依瑪很愉快，她的丈夫已經答應給予她一切幫忙，同時，她相信執委會也一定會合作，一切衣著和計劃已準備停當，只是還少了有大紅花的衣裳，她必須在今晚與丈夫到市上買，也許在馬來市場的舖店里可以買到，但是如果沒有，或者在(Jalan Lang-ar)的店里有賣，要是再沒有呢？那怎麼辦？想到這兒，她不免有點緊張起來，要是再沒有，她只好當晚和丈夫一起趕去換城，只有六十里遠，還有一輛像槍彈一樣快的六一型汽車，但無論如何，要是沒有一套有國花的綢衣服，她將不與部長太太們一起開會，娜依瑪女士覺得那套衣服對她的政治工作有重大影响。

下午兩點娜麗亞女士——秘書到來了，她不請自上屋子。

「什麼會議？」在廳中，娜麗亞女士問娜依瑪女士。

(下接第三版)

我們所遵循的是和平的憲制斗爭

——星加坡社陣總秘書長林清祥於五邦社會主義政黨反對殖民主義者大會上的發言摘要——

我們堅決反對假合併，竭力提倡真正的星馬完整統一；但是鑒於此真正的星馬統一計劃，不容易被那倡導假合併的人所接受，星馬真正完整的統一，短期間不容易到來；因此，我們唯一的途徑，就是根據憲制的道路，爭取一九六三年新加坡完全內部自治，這是最低的要求。

我們的意見是，星馬的真正統一，至少應根據下面三個原則：

(一) 星加坡公民於合併後，自動成為聯邦公民，並享受全等的公民權力。

(二) 根據選民與人口的比例，選派代表出席聯邦國會。

(三) 人民得在各方面享受共同生活，不應有所隔絕。

我們所以反對「合併白皮書」，是因為我們贊成的是星馬完全的統一，以兄弟般的平等地位，統一在一起，不論對合併的那一方，都不該有所歧視。

我們對北婆地區的看法是，北婆地區的人民，應由自己決定自己的前途，在別人的高壓主宰下，強行合併，怎能算是符合民意呢？我們完全支持汶萊及沙撈越代表所反映的願望。汶萊應盡速舉行大選，俾人民選舉自己的政府。沙撈越人民有權恢復自由人的地位，洗濯作為外地臣民的侮辱。至少像人

民聯合黨所提出的：一九六三年應獲得自治，成立自治政府。

我們得鄭重宣佈：我們接受聯邦元首為自己的元首，巫語為國語。這無須贅述。

倡議中的馬來西亞計劃，事實上是英國殖民主義者搞出來，企圖保障自己的利益，把這地區捲入冷戰的漩渦，我們反對這樣做，我們認為，應該實行中立不結盟的政策，依照亞非萬隆會議的精神，訂立國策。我們更反對外國在本地區建立軍事基地，或使用本國基地，免得冷戰或熱戰時，受到魚池之殃。

我們得表明：我們是遵循民主憲制的道路。站穩這個立場，與行動黨政府發生了政治上的衝突，因此而備受污蔑，有人在不同

的時期里，運用不同性質的穢語，對我們極盡污蔑，說什麼我們不是共產黨，就是親共份子，外圍組織，投機份子，甚至指我們是英殖民主義者的傀儡……總之社陣不斷的強大，來自反動派的污蔑之詞將會更多。在歷史上，共產黨的名稱一度被稱為基督教徒，一九四〇年共產黨就是極端份子，後來社會主義者變成了共產黨；如今紅帽一連套不完。可是昨天却出現一個新名詞他，叫我們做「反動的共產黨」，那他們自己自然是「進步的共產黨」了。

但是，我們全不在乎這些不攻自破的污蔑，尤其是來自智慧枯竭、勇氣消失、意志沒落、道德淪亡和政治破產者的污蔑，嗤之以鼻尚嫌不值呢！

強權暴政底下不低頭，真理正義面前挺起胸

呷州社陣抗議聯盟政府無理逮捕我黨同志

大=遊=行=側=記

。夢彤。

1961年12月31日，一支超過一千六百人的社陣隊伍，在馬六甲本區里舉行了一次大規模的抗議大遊行，以具體的行動強烈地譴責聯盟政府再次以不名譽、不光榮的骯髒手段，逮捕我黨雪州分部七名優秀幹部黨員。

在烈日曝曬之下，同志們抱着顆無比悲憤的心，抬起「民主黑棺」，拖着「政治犯囚車」，戴着「紅色顛覆帽」，手中拿着鮮明的旗幟，抗議標語、布條，在「哀悼民主死亡」的葬鼓聲中，踏着沉重的步伐，默默前進……

這是1961年的最後一天，也是馬六甲人民畢生難忘的一天：他們已經清楚地看到誰在迫害善良人民的優秀兒女，誰露着猙獰的面目伸出魔手敲響民主的喪鐘。

暴政王朝的崩潰，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也是歷史一再說明的事實。利用高壓手段逮捕政敵，已經不是保持「江山」的良策，強權壓制，更不能阻止人民朝着真理的方向邁進。「道得榮，則得國；道失榮，則失國。」孔丘在幾千年前就作下這樣的批判。舊的暴君亡於「道失榮」，新的暴君命運何嘗不是這樣？

讓我們睜開眼睛，看看那無比雄浩的人民抗議大遊行隊伍在前進吧！

堅強的隊伍，

四面八方滾滾來！

當天下午二時，在怡力海濱大草場上，插着數十支鮮紅的黨旗和支部名稱紙牌，隨風飄蕩。威風凜凜的司令車，七早八早就停候在那兒。隨後，遊行道具、標語、大布條和喪鼓都來齊了！

怒風橫吹狂刮，喪鼓破空悲鳴！各支部同志組成的堅強的抗議隊伍，像一股澎湃洶湧的洪流，從四面八方滾滾而來！看：那是三路支部、峇章支部、峇株安南支部、三保角井支部、東主納支部、砲台區支部、怡力支部、巴丁支部、直旺支部、馬接峇汝支部、馬接翁武支部、榴蓮洞葛支部、亞羅加也支部、淡邊支部、羅弄班郎支部、野新支部、旺兵支部、黃萬支部、雙溪南眉支部、武吉峇魯支部、丁賴支部、皇家山支部、新邦木閣支部、馬打古精支部……全甲州支部

的隊伍都到場了！

啊！還有，森州馬口支部、亞逸昆寧支部、利民濟支部……的同志也遠道趕來參加我們的抗議行動了！

這就是勞動人民的戰鬥隊伍，我們有鋼鐵般堅強的意志，為着爭取自由民主，為着保衛基本人權，在真理和正義面前，我們挺着胸膛英勇地站起來！

見不到愉快的笑容，

聽不到，歡樂的呼聲

千餘人齊聚在大草場上，小隊長們各自領導支部隊伍列隊，司令車在發號前進了！沉沉的喪鼓聲聲緊，似乎播在我們的心頭上。

我們看不到愉快的笑容，更聽不到歡樂的呼聲。因為每個人心中正在為自己的兄弟，被無理迫害而燃燒着熊熊的怒火。大夥兒咬牙根，把淚水往肚里咽……

來，走！我們走到廣大的人民羣衆面前，控訴當權者的霸道行為，暴露政治強盜們的野蠻，讓人民羣衆作個公平判決。

我們問一問：「抓人不審判，民主在那裡？」

我們要知道：「既沒審判，何來罪狀？」

我們還要問一問：「不滿政府，就是顛覆？」

我們還要知道：「半年小掃蕩，一年大掃蕩，何日方休？」

我們再要問一問：「顛覆份子何時抓得了？」

我們再要知道：「年年抓人坐監，人民生活過得好了嗎？」

我們更要問一問：「警察國家就是東南亞天堂嗎？」

我們更要知道：「聯盟為甚麼再也不敢和我們進行光明磊落的鬥爭？」

走，我們繼續走，讓他們的鎂光燈閃閃照罷，別理錄音車跟着我們「獻殷勤」。我們走到廣大人民羣衆面前去，要求公平的判決。

民主就在黑棺里面

一條街過一條街，一座橋過一座橋。熱烘烘的陽光，奈何不了我們，儘管脚步已成

千斤重，我們還是一步步跨着走。因為我們是走在人民羣衆面前。

「喂！那黑黢黢的是一座甚麼？」路旁圍觀的羣衆在發問了！

「那是大棺材呀！上面還寫着大字呢！」羣衆甲。

「甚麼字來的？哦！『民主就在里面』。」羣衆乙。

「棺材頭下邊還有一行小字呢！」羣衆丙。

『嗚呼！民主。哀哉！帆船。』羣衆們慨然嘆息！

抬着黑棺的遊行隊伍，就是我們抗議大遊行中「象徵民主死亡」的行列。我們要讓廣大的人民羣衆知道：聯盟政府今天所標榜的是「你民我主」的偽民主，而真正的「人民當家做主」的民主，已經被聯盟政府葬送在黑棺里。

這座黑棺不僅是要告訴人民，祖國的民主已經被「活埋」，更要喚醒人民應該為搶救民主而鬥爭，團結祖國各民族兄弟同胞，在社陣的旗幟底下，以集體的力量去爭取民主的「復活」，去擊退扼殺民主的兇手！

紮在嘴上的

「言論自由」封條

車輪轆轤響，遠遠推來一輛「政治犯囚車」。人民的優秀、善良、愛國的兒女，被囚在籠中，祇有一個頭顱露在外面，口中綁紮着布條「言論自由」四個字還清清楚楚地寫在布條上，這是莫大的諷刺啊！

讓我們再看看囚車兩旁寫些甚麼吧：「任意逮捕，就是聯盟政府的自由！」「抓人不審判，就是聯盟政府的民主！」

囚車前后，明顯地畫上兩隻「封」字號的「海盜船」——「自由民主」的大標誌。用不着再說明了，沒有人會以為那是一具「玩具」，「模型」，會引人發笑！

誰都知道，那是「生活的事實」，使人流淚！教人憤怒！

如果說那是今日祖國的，倒不如說是刺激苦難的人民加速脚步走向新生。

多製幾輛囚車吧！多囚幾個人民的兒女吧！讓時代的巨輪轉得更快，飛得更遠。勝

利還是屬於人民的。

顛覆帽子何其大

那穿藍褲的伙子，戴着一頂又大又紅的帽子，雙手上了鐐銬，踉踉蹌蹌地被一隻「狗」拖着走，在遊行隊伍中最引人注目。

那伙子被套上一頂莫名其妙的「大紅帽」，如墮入五里霧中，滿頭霧水，連路都看不見，怪可憐地被拖着走，再看看那青面獠牙的「狗」，和另一位悠然自得的「財」判官。真是令人不寒而慄！

「這孩子犯了甚麼大罪呀？」羣衆甲問。

「你沒見到大紅帽上『顛覆分子』四個字嗎？」羣衆乙答。

「怎麼樣才叫做『顛覆分子』呢？」羣衆甲又問。

「這……這……是甚麼話呀？……」這時，「狗」和「財」判官已走近面前，怒目而視：

「這是『顛覆話』！」說罷，鐐銬與大紅帽齊向羣衆乙頭上飛下……

——羣衆乙的命運，就是遊行隊伍中那戴大紅帽的伙子的命運。

在勝利聲中結束

當天下午五時半，我們的抗議大遊行隊伍回到怡力海濱大草場。也祇有在那樣寬闊、廣大草場上，我們才能親眼見到自己的隊伍是那雄壯壯大，像寬長的馬六甲河流，又像圍攻城堡的長龍陣。教敵人戰慄、胆怯。

在我們發動抗議大遊行前，馬華、馬青那羣老少馬仔們，曾經發出惡毒的謠言說：「社陣準備『暴動』！」

「遊行那天一定發生武力事件！」

「為了安全，你們（指市民）最好閉門在家！」

馬仔們以為，這些聾人聽聞的無恥宣傳，一定能影響我們遊行隊伍的聲勢。他們就可以悠哉遊哉地站在路旁「冷眼偷笑」了！

然而，他們的陰謀遭受慘敗了！因為廣大的馬六甲人民羣衆已經多年領教他們的欺騙伎倆，去年五月市選就曾給他們的欺騙行為一個有力的答覆：「擊沉七隻帆船！」我們這次的抗議大遊行，終於在人民羣衆的大力支持下，在和平的氣氛中勝利地宣佈結束。

「社會主義萬歲，萬萬歲！」

隊伍解散以前，司令來領導全體同志發出吶喊雲霄的呼聲！我們要讓這呼聲傳遍馬六甲，飛遍馬來亞！我們要讓所有被扣留在藤坡及華都牙也扣留營的同志們聽到我們的偉大呼聲！讓他們知道有無數的新同志正在繼承着他們未完成的事業。

1962-1-3 寄自琼心閣病中